#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二目錄

南京兵部一

尚書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二

南京兵部一

尚書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徐公琦墓誌銘

魏驥

景泰四年三月初四日徐公歿於南京私第之正寢

上聞震悼遣南京禮部諭祭命工部營葬公諱琦字良玉世錢塘縣人家素饒財以祖被徵累謫戍溧梁再徙寧夏公生寧夏姿英毅自幼耽嗜經史時四方名儒達士流寓寧夏者多公從之游難疑質問至

忘寢食先生長者樂與之進而器重之至 慶王亦知其爲人召勉之曰吾封內讀書者少異日惟望汝出色爲朝廷大器也公俯伏受教由是益加策勵未幾以蔡氏書中陝西鄉試春闈中乙榜入太學卒業游祭酒胡公之門學尤倍進再明年登進士第人多榮之以寧夏之有進士者自公始也既第擢行人司行人奉使足跡幾半天下在在著氷蘗聲陞刑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改北京行部兵曹 宣廟即位命兵部清理天下軍伍尚書張本委公專理其事事竣調行在兵部職方清吏司既而 上慎簡廷之有爲

執安南禮

有守者使安南黎利權署國事公與薦陞行在通政
使司右叅政以行既至利拜命畢遣人議相見禮公
曰吾奉　上命至爾主盡禮使者即所以尊朝廷禮
何庸議利聞即趨拜坐下坐所儼毫無所受及還
命清理天下軍職貼黃陞兵部右侍郎　上復命公
賫勅問黎利往年抗拒王師之罪定歲貢常例至則
利死利子麟尤為險詐公宣布朝廷威德曉以禮義
示以禍福辭旨英暢一國上下無有不俯首帖服者
由是麟即感戴　上恩乃鑄金人一以代躬謝仍備
方物遣陪臣以進附廷還朝公奏臣有寧夏戍籍未

除　上命兵部除之復命考察南直隸官吏公熙陟
惟允士論多之尋奉　勑參贊總兵官襄城伯李慶
守備南京機務正統巳巳胡虜犯邊　上以南京根
本重地特陞南京兵部尚書仍參贊總兵官豐城伯
李賢守備南京機務京衛官軍悉聽節制降　勑有
清勤公正茂著才猷之褒金織襲衣白金之賜有上
言往年分調官軍丁口之在南京者宜悉送北京
朝廷欲行其策公即會六部議曰南京實國家根本
凡舉措不宜輕易今調昔者所調官軍遺下人口往
北不下數萬其中安土重遷者多人心一搖恐事有

不可測者乃卽與六部上其議事遂沮拜　勑有祗事國家勤勞茂著之褒白金文綺之賜壬申秋九月忽遘疾上疏乞解印綬　詔不允命太醫院擇醫調治賜誥授資政大夫命下之日猶能力疾行謝禮竟以是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八公端方重厚智慮周密蹈規矩謹繩墨人有非義干之者公亦不拒亦不荅至於論是非則辭色毅然不合於公不止自領察贊來凡所授　勑書不下二百餘通於所委任無敢毫髮怠墮至不待有命凡所宜爲者又無不竭力爲之若武學旣建而師徒苟簡僦屋以爲講肄所公嘆曰

此豈足為　朝廷教育賢才地哉即具奏擇京城西南爽塏明爽之地一區以創學材木復覽有所未備公捐俸以足之又曰有學必有廟古之制也即又首捐已俸為倡經營締構平生篤於孝友嘗以祖父没皆寓葬寧夏未及返故鄉每念一至輒泣淚下曰吾老矣望他日成吾志必吾子也祖德富父永恭俱贈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祖妣李氏妣李氏俱贈夫人

張大司馬純傳

大司馬名純字志忠南郡郡龍洲里人先世皆以積德行善著名公生器識不凡眉宇秀異洪武辛巳歲入郡庠為弟子孜孜問學永樂丁酉中湖廣鄉試辛丑登進士第宣德丙午　宣宗章皇帝召拜四川道監察御史庚戌加賜勑命其父文玉如其官癸丑丁内艱守制於家時荆南値旱災人民缺食饑餓展轉弗克聊生公力謀救濟先出己所束銀帶及家人簪珥之飾貨米為粥以食之不足又勸荆衛達官各展己財以助賑給故歲雖歉而全活甚衆正統戊午起復

改行在江西道監察御史言論蹇諤奏章屢陳　太
上皇帝知其能特拜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勅
巡撫畿内諸郡考察羣吏凡所至揚清激濁風紀肅
然所上章言時政詔皆允之越二年勅調南京都察
院如舊官公端本澄源務振綱紀舉賢良黜貪暴諸
司庶職咸畏服之癸亥欽給誥命父母妻皆封贈明
年奉勅清理在京五十二衛所官軍精鋭者俾入教
場操練公簡教有方威信服人戊辰欽陞右副都御
史奉勅監督南京軍務景泰辛未欽給誥命自祖以
下皆增封贈是年冬特陞右都御史壬申欽賚銀幣

甲戌春奉勑陞兵部尚書叅贊南京守備機務

南京兵部尚書蕭維禎傳

蕭維禎江西廬陵縣人初名兆以字行宣德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正統初有旨汰冗官維禎在遣尚書魏源奏留之嘗錄囚直隸等處全活甚衆未幾陞郎中又陞大理寺丞扈駕北征土木師潰維禎得間亡歸時潰卒多未復者有令過期不首罪之維禎言方今人心洶洶招徠之猶恐不至若反罪之是遏其歸路也從之是年冬陞少卿明年進卿有尚寶丞楊壽箠死家奴刑部坐以死維禎曰殺奴而死則殺平人者何以加之遂得釋壬申加太子少保明年陞都察

院右都御史　英廟復辟調南京遂陞南京刑部尚書已而調兵部叅贊守備機務成化元年以病致仕成化八年三月卒賜祭葬如例謚文昭維禎精敏强毅有才幹讀書通大畧其掌憲度尤持重僚屬敬憚之叅贊留務鎮靜知大體爲時所稱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謚襄毅程公信墓誌銘

劉珝

成化己亥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休寧程公卒於正寢有司以訃聞詔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遣官諭祭營葬公諱信字彥實其先閣臣大儒載在簡冊可考至諱祉者仕宋爲檢之休寧尉子孫因家焉高祖諱杜仕元爲承奉班都知曾祖諱長吉妣吳氏祖諱杜壽國朝洪武間謫居河間考諱晟俱以公貴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祖妣

汪氏張氏俱贈夫人公中正統辛酉順天府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已巳　英廟北征公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虜遂南侵京師嚴戒命公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急用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皆見采納虜酋也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鏜禦之失利乞領衆入城公堅持不可躬督諸軍自城上以火銃礮石鼓譟爲鏜聲援虜引去景泰元年命公充副使持節冊封華陽王妃凡王府有餽遺悉却之歸陞左給事中辛未九月　英

廟還自迤北居南宮公復上中興固本十事言皆剴切其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景皇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壬申陞山東右參政總理遼東邊餉巡撫都御史寇深奏倉官吏卒盜擅一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付公公立碎而火之曰使彼與盜死不足卹令故爲此斛置人於死地豈情也哉遼卒至今能道其事會以憂去轉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松潘夷人作亂公偕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黑虎三十一寨天順丁丑　英廟復辟公奉表入賀時方錄景泰間上言之人遂留公爲

太僕卿遼東巡撫缺員陞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賜勑以行守將海寧伯董興姻聯曹欽公一切裁之以正又造戰車創義倉行贖罪法設月輪簿凡百號令一新建州夷酋董山潛結朝鮮公使土官佟成提以成算往廉之得朝鮮授董山中樞院使制書以還公疏曰乘其未發急遣二使問之可伐其謀　朝廷乃命一給事事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咸相顧愕然入貢謝罪虜酋孛來聚衆欲入寇公自率師巡邊營於境外者凡三月得風濕之疾自此始都指揮夏霖事多不法與董相結

納僉事胡鼎按其罪四十公以狀聞詔中官及錦衣
郭指揮逮霖而籍之不意中途受賂乃奏虛實相半
寇都御史因併劾公聽胡僉事言妄奏調南京太僕
少卿刑部欵堂上官廷臣言非公不可召陞右侍郎
復以憂還河間成化紀元　今上皇帝即位起復公
於兵部又轉左丁亥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
箐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
瑾統番漢兵討之公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鵝池又
分四路兵朔會於大壩將士佽公方畧用神銃勁弩
攻賊賊不能支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

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公命軍士以土石塞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餘里又陰察九姓土僚之附於賊者還師撲之未及一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衛門邊事以定凱旋進秩大理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公營大墻凡兩月淫雨不晴瘴癘荐興舊恙復作至是公四上疏請老不允辛卯春　上以雨雪不降求言公復上言兵事可更張者五兵弊可伸理者五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如　公所料南京缺參贊機務大臣廷臣交章薦公為宜　上允所請公至南京適彗出軒轅乃

與六卿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諸行
在南京叅贊已四載復疏乞休　上重違公志賜勑
還鄉有疾若去體其勿久安於家之語明年公還休
寧里第又四年謝世距其生則永樂丁酉得壽六十
有三配林氏累封夫人子男三長即敏政成化丙戌
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累陞春坊諭德學行為時所
嘉次敏德太學生次敏行邑庠生公儀觀魁偉性資
剛果六籍百子無不涉獵為詩文略不經意而雄渾
可傳事親孝少時嘗力耕以養居憂廬墓側有芝產
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待內外親族恩義兼盡遇故

人子矜恤振拔惟恐不及凡百玩物一不以挂目爲諫官知無不言必達大體而嫉惡太甚佐兩藩及法司必以敬正輔長官不隱忍坐視以爲賢拿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參贊或欲預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爲得體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爲後世法

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傳

原傑字子英山西陽城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江西有能聲超擢江西按察使陞山東左布政使適歲荒民饑進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召入爲戶部左侍郎奉命河南巡視民瘼既而畿內大水朝廷發官帑遣官分濟命傑總理其事全活甚衆丁內艱家居時江西盜賊竊發江西人仕諸朝者謂傑得江西人心非任傑不可乃詔奪情即彼督捕事竣歸改左副都御史處置荆襄流民奏設府衛各一州一縣八以行都司總轄之凡招流民以戶計一十九

萬一百七十有奇墾荒田以頃計一萬四千三百有
奇又訪有屈在下僚可爲有司正佐者姓名及經久
可行數事并圖以進　上嘉之任滿擢右都御史冀
得回京會南京兵部尚書缺員有沮之者言南京根
本重地必擇其人宜以命傑遂改南京兵部尚書降
勑令事竣赴任時傑因勞已成疾及聞命益鬱鬱不
樂具本辭不允竟卒於南陽之驛舍時成化十三年
六月年六十一賜祭葬贈太子少保錄其子宗敏爲
國子生傑靜厚有守樂聞讜言誠心待物任人不疑
故所至成功而區畫流民一事尤爲卓偉使國家百

年意外之變一旦潛銷默定其功蓋亦不可掩云

# 榮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薛公遠神道碑

王鏊

薛故家廬之無爲州國初大司空相從高皇帝起淮甸入臺城攻安慶下江西從廬州戰番陽克潮江拔姑蘇下中原累著功勛機務必預嘗遣督軍餉帝曰卿功巳應世爵茲行爲朕蕭何可也還進大司空廟以怨言聞下獄死子靖安瓊州安置永樂甲午十月生公於瓊公諱遠字繼遠少穎脫奇秀宣德壬戌登進士第授戶部雲南司主事景泰中以薦遷郎中嘗以部檄督覈南直隸逋稅得其羨餘若干萬歸之公

又同御史倪敬按大同邊儲搜扶遯隱邊人賴爲天順改元以公使交南還進本部右侍郎尋丁母夫人憂時河決河南詔起復公以工部侍郎往塞之至則集丁壯三萬分工授任決口遂塞又自揚州鑿河四十里以泄積潦歲災賑饑伐材爲屋以居流民比還民遮道留之成化初兵討兩廣叛猺公以戶部侍郎往調兵食諭其衆能破賊者即有其輜重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躬冒矢石賊平陞左侍郎二品俸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夏江南運不至命公往視至則滌泉源濬河流漕以克濟十三年乞致仕許之十

五年詔起公南京兵部尚書叅贊軍務是年冬以疾辭不允明年正月詔許致仕弘治五年三月進榮祿大夫八年某月日卒年八十有三公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糞剔悉出公手改定戶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稅內外遠近多寡輕重莫不法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聽中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為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為可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同僚有惡囑託者輒怒叱以待公曰事可行而行不可而止何怒為論馭吏則曰嚴刑以懲不若先事而發善革弊不如無弊可革

也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
吾專觀但不足今安忍有餘予中書舍人丕將奉柩
歸葬無爲之某原求予言刻隧首於乎公以孤童起
海外奮身進士致位八座名顯天下其可謂一時名
臣矣公嘗謂人戶部多積弊使吾久於任一釐正之
國可富邊可實民可安也惜未及行而其志則可知
矣銘曰揭揭司空興運首遭文經武略爲時蕭曹山
河之誓宜及而闕宿社儲祥及公乃發遂登計相進
大司馬出入勲名孰與齊者既老而休濡須之丘煒
德昭終揭於道周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

諡莊懿張公鎣墓誌銘　李東陽

公諱鎣字廷器姓張氏累官至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階至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封至祖考妣薨至其子卒諡莊懿遣官諭祭賜葬於華亭車墩之原公在正統末舉進士景泰間初命為監察御史方北虜內寇承勅往北畿河南山東西清理馬政密雲誣言有不軌者公受密命往察且撫定之按宣府大同有都御史干犯法公按其罪并劾其父罷之以宣府將佐多冗請分置獨石諸邊歸總諸道奏廢事繼承勅巡

臨清按治豪猾餘黨悉散天順間再命爲江西按察司副使風裁清肅吏不敢欺三命爲按察使有贛州賊作亂公預捕獲功賜白金綵幣四命爲陝西左布政使督運邊餉用不告乏五命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城皆土築始甃以甎導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督帥兵行邊與賊戰歸所虜男婦及牛羊器械賜勑褒諭滿四叛王師出固原公劾守將致變者寘之法時寧夏屬地多永樂所置降虜　朝廷慮其爲變公受密勑撫之如密雲間遭父喪起復巡撫河閒諸府值久旱給民牛種俾不廢業復承勑勾稽戎

犒王師出宣府督軍餉如陝西巡撫大同斬首虜逾兵械禁城浚壕清理屯種復披褒諭如寧夏六命爲刑部右侍郎七命爲左侍郎江西有大獄逮引千餘人公奉命會官往勘皆得實八命爲尚書法意平恕侍經筵讀進士卷賜酒饌楮鏹會 朝廷遣内臣錄囚公與之察情可矜疑者奏釋若干人復賜楮鏹加以羊酒九命加太子少保以母喪去服闋 今天子御極即其家起之改南京兵部參贊軍務秩如故公以 國家根本重地政尚簡靖兵民悅服蓋自筮仕以來歷三朝四十有六年吏十有一命年七十有二

而卒某始所樹立所施措舉克自遂而終以重厚持之不弛不折老而不變可謂難巳公長髯偉幹襟量夷坦與人謙讓不事矯飾不以貴富加人人以是稱之先世本揚州人從宋南渡居華亭祖原璧父琦俱累官淮府紀善俱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

保謚莊簡張公悅墓誌銘　　　曹時中

公諱悅字時敏定庵其別號世居華亭曹涇鎮後公

徙郡城南曾大父華甫事迹無所考大父彥才父寬

俱蓄德弗仕公生禀純粹志行端莊年踰十歲知小

學詩書史界大義成童幾廢學甫十八知自奮勵從

進士陳文璧習舉子業日記千言年二十肆力經史

百氏之籍研窮聖賢心術之微充然有得欲舉於鄉

遣大故始推所學以淑人聲譽隆隆然起縉紳間薦

入郡黌從游者衆三試薦於鄉刻其文爲士子式一

舉登進士膽傳三甲第一天順癸未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會讞大獄一以正已格物人莫能欺時爲衆所推重成化己丑轉僉江西政聲丕著知公者以學行俱優薦統兩浙學政凡行於身示諸人皆大公至正之道人倫日用之常或有以士薦於公果賢矣雖賤貧所不遺苟不賢大官勢人交言之一不以爲意故浙之士皆歸服縉紳巖穴之賢者咸以道學尊稱之公平生不輕毀譽人士之獲所譽者往往登高第擢大魁拜卿相世以公知言且知人歸之兩轉而爲四川按察使丁太夫人憂終喪補湖廣以恕求情寬

獄賴以平反者衆甲辰進僉都御史丁未轉工部侍郎憲宗升遐與議山陵事　今上嗣登天寶在朝大臣相率上疏欲去位公獨不可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耶弘治元年遷禮部與議先皇大喪禮己酉遷吏部天下愈推爲人望庚戌授通議大夫癸丑進階正議大夫資治尹時大旱應制進言時政公陳遵舊章卹小民崇素儉裁冗食禁濫罰數條幷修德圖治二疏　上皆嘉納之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憲度清肅寮屬協從出其門者皆風裁表表乙卯轉南京吏部尚書愼選賢能上章論薦居無

魏　上以留都地重戎務彌殷必欲得人以爲要任在朝公卿咸以公才望老成薦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公宣布德意恩威並行將帥悅從中外敬服公嘗自謂未學軍旅之事恐以盛滿弗戡求去不聽丁巳進階資政大夫加贈祖與考如公官祖母暨母陞皆夫人八月內以疾乞休致弗果巳未連前疏七上　始賜俞允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特降璽書予行完名全節之褒仍月給米二石夫四名戒行公卿大夫供張都門外輿馬塞途觀者嘖美羨嘆二疏既倪歸年七十七卒蓋致仕後之四年也訃聞

上念公歷事累朝特遣官爲營葬事諭祭於家者三爲浙江提學切糊名校士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迄不爲動　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欲爲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況復濟以私字或有言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見風俗奢靡日甚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權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可久亦以安生　李氏藏書

南京兵部尚書王公繼傳　　李濂

王公繼字述之號縉菴祥符人也祖覺玉父瑄俱以公貴累贈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公自幼神采聲音與凡兒異甫五六歲即能誦詩讀孝經不與群兒戲正統戊辰進入開封郡學大肆力於二戴禮天順巳卯鄉試中式成化丙戌舉進士戊子拜雲南道監察御史奉勅督理兩淮鹽法瀟滌夙弊　國課以充辛卯巡按山西監臨科試搜閱汰卷中得陶琰王槐二卷連舉解元衆服其明　晉藩欲侵奪居民廬址百餘家民甚苦公擬奏震懾之乃不敢肆民賴以安　宗

斷獄

室分封忻州者虐縱特甚公疏其罪　以聞詔遣中貴按治竟幽其首惡餘黨悉寘于法忻人大悅太原郭外有惡少守瓜圃見少婦抱孩過欲犯之婦怒罵惡少乃誣告婦盜大瓜二又以平日所失瓜盡誣之公麾婦出令取大瓜二償之仍給留孩償平日失者惡少喜亟取瓜孩不能兼公叱之曰汝爲壯男子且弗能兼抱瓜孩矧一孱婦孩在抱不可下又能挈二瓜行邪惡少慚沮服罪高平富民牛氏子殺人賂其壻代死民婦某氏被姑誣以不孝二獄俱成公辨其寃壻與民婦俱得免牛氏子棄市人以爲神癸巳巡

撫陝西都御史馬公文升以邊塞屯政久廢邊儲匱乏疏請才力過人者往任之擢公陝西按察僉事督理屯田先是屯丁恃頑弗納租歲以爲常公一切繩之以法自權貴始不數月逋負告完公乃令造魚鱗冊四至昭晰易於稽察甲午巡撫楡林都御史余公子俊鏟削邊山自楡林東抵淸水營工役繁浩公董之刻期而完丙申巡按甘肅監察御史許公進惡邊民水利爲勢家奪乃以其狀聞　上命公兼督其事乃令造河渠溝垻軍民田畝冊量地多寡以時分溉自是豪强者不敢專其利西人至今德之戊戌鎭守

中貴劉祥侵占塞下田公上章劾之請　裕陵司香巳亥擢原靖邊兵備副使奉　勅撫安高橋等處土達公繕城堡愼烽燧造兵車火器先聲遐振虜不敢犯　宗室在平凉者訐構大獄逮繫千餘人巡撫都御史程公元檄公按之任怨推鞫盡得其狀奏　上奪首惡者爵其次減祿示懲辛丑擢山西按察使父老咸迎拜道左踊躍喜曰廉明御史復來也晉俗自新正至上元好施獄亦　宗室皆載牲饌香錢器具竟中官府獄中莫之禁公諭示不可風頗息汾州宗室不法事聞　上命巡撫都御史何公喬新按之

撤公往勘公執法窮詰無少顧忌疏入　上幽其子
勑責其父前是有希進用者奏山西紫碧山有石膽
能延年　上遣中貴採求經年不獲民皆告病公下
車令取小石子一升以示中貴中貴怒曰汝等不肯
用心此搪塞耳石膽載諸古書何以謂無公曰鳳凰
麒麟皆古書所載今果有乎矧山西連歲荒歉民不
聊生何爲久擾於此乃毅然上疏發之人稱其有回
天之力癸卯丁范太孺人憂歸闋官有轉諸途者悉
峻却之丙午免喪改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受民詞
批臬司公罪其告者並以中貴濫受民詞入公移中

報之自是撫詞說息丁未擢山西右方伯抵任甫三月適福建江廣流賊剽劫三省擇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往勦之命初下屬吏有不職者皆望風解印綬去比至選將練兵指授方界元凶就縛餘黨悉平弘治庚戌　上以哈密爲甘肅藩籬其城爲土魯番所據擄其王印乃　勅公巡撫甘肅公至運籌畫策按兵不動大振　天威以伏其自屈土魯番畢納款請降歸其城印公乃議取舊王姪陜巴襲忠順王爵兵不血刃而西陲底寧　上賜綵幣白金以旌嘉之壬子擢南京兵部右侍郎南都舊無廨宇借民

舍以居公渡江即捐已資買民舍為公廨後至者便為南都士大夫至今以為美談丙辰召入為戶部左侍郎提督京通倉場糧芻丁巳九載考績進本部尚書仍總舊職公以朴忠受知 孝廟特賜大紅綵織宮袍以示寵異辛酉改南京刑部尚書乞便道展墓賜寶鏹千二百錠為道里費抵家未逾月復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典司留鑰云公老成持重巋然為參庶具瞻縉紳標表凡處京畿大事不動聲色而悉中機宜內外臣僚罔不帖服癸亥夏四月乃以病乞休 諭留之 命方下而公逝矣壽七十有一訃

閣贈太小少保　命官諭祭遣職方郎中姚璽護其
喪舟以歸工部進士吳玉棨營葬事公器識宏遠守
身廉潔正色立朝恥依阿取容剛方嚴毅不畏權勢
雖位極人臣歷官四十年而倖貲無所積財貨不動
其心志思慮不及於子孫怨惡不施諸鄉黨所謂中
流砥柱公實有焉
按曰弘治間中貴人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
大臣競附結之多騕遝樞要者楞菴公獨不與之通
或有諷其隨時者公愕然對曰吾三十年孤燈藜蒻
也肯渝節于人間其言咸㑹笑以為迂闊戊午廣懼

罪飲藥死科道官劾論交通大臣某　上憫其人衆悉宥之翌日早朝空班謝罪惟公與兵書鈞陽馬公咈頷垂紳屹立無怍色焉當時在廷諸臣雖荷　朝廷優容不究然亦漸罷去之而鈞陽祥符之名自是益著嗚呼卓哉二公其斯以爲大臣矣乎

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致仕贈少保王公軾

墓誌銘

李東陽

今年春　上釐正舊典特嚴贈卹公安王公適以訃

聞吏禮二部敍公功行旣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

復特贈爲少保蓋公爲尚書以平蠻功加太子少保

以致政亦太子太保至是凡三加而公不及見矣公

自

憲宗朝爲大理評事累遷右寺正奏讞精覈嘗

奉　勅錄四川囚活百餘人勘陝西　藩府大獄不

避權貴擢四川按察副使　孝宗朝改陝西復爲四

川按察使其分巡川東發廩賑饑又請官銀十萬兩

爲糧費民賴以不死者甚衆有貴州苗弗靖已徵兵進勦公獨謂不煩師力卒從其議比長憲有滯因畀千人應手而決先後凡四人蜀民習政教去之日老稚遮道不忍釋 孝宗朝遷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督巡江官校例出巡捕公奏令御史偕行以防掊克總督京儲出納明允會貴州巡撫官闕 朝廷特勅公往黜藩臬不職者數人土官子皆令就學以漸積習入長大理多所評駁嘗與兩法司擬定刑條例行之後入南京爲戶部尚書其所綜制如督儲時加法爲詳其將師貴州也値米魯之亂虜鎮守內

臣狀敍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特命公兼左副都御
史統本鎭及楚蜀廣東西諸路官軍土兵十二萬分
四道以進雲南兵亦來會扼其歸路先遣所虜內臣
於軍及戰北竊走首惡就擒斬賊徒五千二百級
俘其屬千三百人還所掠男婦五百餘人破其寨舊
千餘區燬其倉屋十倍其數獲其牲畜又三倍之赦
諸脅從且立故酋之後以統其人　上賜勑獎勞召
還京師道引疾乞休弗許既　陛見賜白金綵幣尋
改南京兵部參贊留務秩之始加也論者以爲未稱
其功而公求去益切三歲間章十二上乃得請　上

賜物給驛月給廩粟歲給輿隸卹典之備復有俟於
後云公諱献字用敬世爲荆望　國初曾祖仁以人
材徵爲宜黄主簿祖原道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尚書
考讓封評事累贈亦如之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安

林公瀚傳　　章懋

公諱瀚字亨大林姓別號泉山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代時始來家于閩公父元美起家進士歷官知縣知州知府皆有惠政以公貴累贈南京吏部尚書母孺人鄭氏累贈夫人公自少穎敏好學日記數千言甫弱冠以春秋薦於鄉累上春官未第卒業大學從游彭文思公公見其所作大奇之成化丙戌擢禮部亞魁廷試賜進士高第選爲翰林庶吉士內閣累試居首丁亥冬將授官忽聞母喪奔歸接遺父喪先後居

廬音致哀毀服闋至京始授編修奉命同纂修通鑑綱目續編書成賜文綺寶鏹進職修撰丙午陞左春坊左諭德戊申　孝宗登極又命同纂修憲廟實錄兼充經筵講官及書成又賜白金文綺前後命同考會試者三主考順天府鄉試者一所得名士居多庚戌考績拜國子祭酒仍兼講官後又加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其典國學垂十年教士嚴而有恩雖勢要子弟不得請託越次撥歷人服其公監中故事祭酒僦銀歲以百數公悉貯之官先購置祭酒公署一所其餘次以營置今合監教官皆居公署由公創其始

也入又若服其廉乙未改吏部右侍郎轉左署部事而門無私謁繼晉南京吏部尚書以災異偕寮部院諸臣共陳時政明黜陟去冗官等十二事多見採納有御史自巡按逮繫下獄及二三儒生緣貢傳奉爲中書者公上疏言御史當全風憲之體而中書宜杜倖進之門疏入忤旨公遂奏乞致仕賜溫旨勉留會有考察京僚之命公遂自考不職乞先罷歸旨仍不允而曰災異示戒正宜同加修省警察庶僚以回天意公遂不敢復辭而考察去留務合公論人無間言既而復言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曰佑

啟皇儲曰撫綏百姓曰增進賢才以是四者爲天下
國家致治之根本不可以不知重也其年考績至京
再引年乞休旨仍不許而有精力未衰之留還任未
幾孝廟賓天先帝改元正德冢宰缺員稼臺諫交章
[illegible]公學行宜居厥位時不克用而改南京兵部尚書
參贊機務又因災異會陳新政二十事其前二事則
勸先帝之法孝宗任大臣以爲出治之本其後十事
又欲上之崇聖德修庶政廣言路以盡爲治之道其
所論雖集衆長而裁定皆出公手忠誠剴切抗言無
忌未見施行而奸黨已側目矣又公參贊機務每與

內之守備者論事不協而各處內臣進貢過者欲多索快船以便其私公皆裁抑其數多致中傷逆瑾亂致嫉公尤甚南都諸臺諫以言事被逮衆皆畏避而公獨往爐送且欲爲直其事取怒於瑾責令諸臣指公同黨而謫降致仕復指爲大學士劉健等朋黨榜示天下公聞命即行略不介意及瑾誅後御史凌相等謂公德尊望重不宜罷散地乃復舊銜致仕而汪正又奏公冷落如環堵之儒詔賜人夫月廩其子雲南參政廷棡以公年八十有一乞去官歸養詔許暫歸省視又乞致仕終養復奉詔云林瀚歷事累朝名

節無玷今既年高有疾林廷棉暫許在家侍養仍着本處有司以時存問以稱朝廷優禮舊臣至意蓋異數也正德乙卯之秋卒享壽八十有六論曰秦誓有言若有一个臣斷斷無他技休休有容焉蓋謂大臣之道不貴乎他技惟貴乎有容也若泉山林文安公者寬弘大度與衆無忤而好賢樂善不言人過其亦庶乎有容之大臣矣使其不問賢否一於有容未免枉已狥人如張禹孔光之流奚足貴乎而公不然方逆瑾亂政諸臺諫以直言被逮衆皆畏避而獨往贐送取怒於瑾指爲朋黨謫降以歸人皆爲之不平公

則處之泰然遺佚不怨其和而不流又有得於柳下惠之介焉故雖不矜厲慍而亦不頹靡閒公何尤乎書所謂有容德乃大吾於公見之矣

李氏藏書云副使陳伯獻嘗稱公賤者仰之不知其爲貴卑者仰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仰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仰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

南京兵部尚書柴公昇傳　朱睦㮮

柴昇字公照南陽人也少受經於郡守段至成化二十三年舉進士擢工科給事中弘治三年彗見東井詔求直言昇首疏十五事皆切中時弊　上嘉納明年山東河南大水復求時政得失昇言四事　上亦從之七年詔建昌國公張延齡第延齡　敬皇后同産弟也勢熖薰灼人莫敢言昇上疏論止八年四川番僧領占竹覔祿行取禮部御史諫不聽昇乃入奏大畧以恤人言杜無益反覆乎孟軻韓愈之義凡幾萬言　上讀之大悟即命停罷又疏止度僧徵畫

工咸切直十三年改兵科適大同虜逼昇乃劾平江伯銳玩寇殃民師久無功宜罪之以勵邊士　上即罷銳偏裨以下各置之法累擢廣東右布政使平十三村賊賜銀幣紵衣復遷山東左布政使昇遷刑寢

先是州縣盛設供帳以候及昇至行李蕭然無異寒士觀者興歎正德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已改陜西時革總制三邊聽制於昇昇紀律嚴明先聲所至虜不敢犯歷陞吏部左侍郎會尚書被逮昇攝部事凡秕國紊法者一切釐正之無何陞南京禮部尚書後改兵部參贊機務以父喪去位服闋改工

部昇辭不允居數月復上疏請老部始從之仍給月
糜與夫乘傳還鄉歸八年嵩　今上改元之初言官
屢薦特加榮祿大夫遣官存問二年八月卒贈太子
少保昇性至孝嘗分祿養親及親沒前後廬墓六年
哀毁踰禮鄉人稱之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進階榮祿

大夫贈太子太保樂志劉公機墓誌銘

楊廷和

公諱機字世衡姓劉氏家世順天府大興縣人曾大

父諱正贈戶部尚書大父諱中敷戶部尚書兼太子

賓客父諱璉遼東苑馬司卿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母張氏贈夫人張卒時公甫十歲哀毀如成人稍長

就傅不事嬉戲老長異之苑馬公初為光祿卿側庶

子為國子生以屬公辭曰弟相早失恃請以命相苑

馬公喜後雖以左遷中寢然人皆多公之讓焉苑馬

卒於任公時爲學官弟子徒步往護喪歸遂卜葬族人泥於陰陽家言各以生年與葬期相値久不克葬陸禮部淵之來弔問故族人具道所以公從舁後趨出泣拜曰願以某生年所値月葬之陸頷之乃克葬成化丁酉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弘治己酉轉修撰辛亥　憲廟實錄成進侍讀直講經筵戊午　武宗出閣進學命爲講讀官庚申轉侍讀學士明年日侍經筵講讀會典成遷學士乙丑充廷試讀卷官故事內閣臣分讀一甲三人卷時大學士謝公以子嫌避不與公代之人以爲榮　武宗

登極進少詹事兼學士正德丙寅陞禮部右侍郎轉
左丁卯兼學士入内閣典誥勅兼實錄副總裁未幾
轉禮部尚書明年丁繼母王夫人憂庚午服闋拜吏
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居數月乞致仕從之有日廪歲
隸之給壬申起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賛守備機務甲
戌再乞致仕疏三上給驛以歸月廪歲隸之如祝前
有加以尊號恩晉階榮祿大夫家居九年乃卒嘉靖
壬午十月十七日也訃聞贈太子太保命禮部諭祭
者四工部治塋域公仕三朝歷踐華要同考會試主
考應天鄉試幷會試者各一敎庶吉士者再自侍郎

至尚書皆兼日講銀幣冠履金玉束帶之賜不一而足公長身玉立音吐洪暢見者生敬爲詩文惟取達意不事雕琢在翰林時本業之外從事律學每取法家所謂疏義者細書各條之上蓋志在建立不屑章句間也喜談名理亹亹不倦善辯者莫能奪代世子以酗酒奪爵卒後 朝廷葬以世子之禮已而其子嗣王以追封請且欲祔廟下禮部集議不可公以學士與議曰葬以世子其罪已原進封固宜旣可進封不可廟享乎況 伊府亦有故事宜從其請議上可之在吏部適逆瑾用事之後忠賢放逐流品混淆

公洗雪振拔銳意甄別所用多當其才予因謂公曰
舉措如此恩怨何有公曰公家世爲太史他日願以
此言誌之棊石吾事畢矣慮內朝堂有指揮毆妻死
者法司當之死公曰律有之夫毆死有罪妻妾不坐
此婦嘗詈其舅是有罪也指揮不當坐遂得不死流
賊犯江上公謀於同事諸公曰今日之事惟擇主將
立賞格修營柵卹軍士爲急時李都督昂自貴州能
鎮還南京方遣人邀致之而委重焉李以未得朝命
辭公曰朝廷勑諭我輩有之以勑內該載不盡者爾
等從宜區畫此即朝命也亟取充居所墻竹木爲營柵

使沿江軍士免暴露之苦又欲發官帑銀七千餘兩
犒軍諸公皆猶豫公曰某當獨任遂草奏行之防守
有備人心以安既歸自南京日與故舊飲笑爲樂公
性孝友事繼母甚謹乾馬公所遺盡以分諸弟公一
無所取諸弟蚤逝又爲婚嫁其遺孤待宗族有恩禮
雅尚儉素薄於自奉無世祿之習別號樂志人因以
稱之

孝宗皇帝在位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
責難於君謂之恭二句　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
辯析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逮意　上謂之曰

此即敷陳王道之陳也羣臣叩首謝又問何以不諱

末句答以不敢　上又曰何害者有可感善心惡者

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 歷代小史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太子少傅致仕涇川張公澯神道碑銘

楊廷和

公諱澯字仲深姓張氏別號涇川其先開封人八世祖義爲漕使於廣東因家新會高祖諱秀實遷廣西之龔州即今平南縣也曾祖諱惠以鄉貢爲福建政和令有惠政祖諱輝發解廣西歷香山翁源兩學教諭考諱廷綸天順庚辰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以直去官俱累贈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祖妣黃氏妣崔氏俱贈夫人公天資穎異十歲能屬文日記數千

言成化丁酉舉鄉試第九時年十六明年第進士始
冠改翰林庶吉士庚子授編修弘治己酉陞侍講乙
丑陞侍讀學士　今上登極晉學士再轉國子祭酒
正德丁卯遷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己巳陞南京禮部
尚書遂改戶部吏部又改兵部參贊機務前後引疾
乞休疏凡十五上至乙亥始得請特加太子少傅賜
璽書給驛以歸仍諭有司月給米四石歲輿隸四人
供役久之改廕其子國子生概中書舍人仲子樾補
國子生蓋念公舊學之勞作興數也公勤於職業在
翰林嘗授書內館纂修　憲廟實錄同考會試者二

主考順天鄉試知貢舉及廷試受卷提調者各一皆
以精敏爲同事所推服事先朝爲講官又日侍
上春宮講讀每進講必齋戒致敬敷陳啟沃不忘規
正爲祭酒毅然以師道自任日坐彝倫堂課諸生進
修雖盛暑不輟諸生有疾病憂患必拊循周恤之尤
諄諄以存心爲訓曰爲學當求諸心心之理得則大
本立著爲文章發爲事業皆舉而措之耳在吏部以
儲位久虛草疏率同僚以請或難之曰此社稷至計
他不遑恤脫有譴責某獨任之既轉兵部郎條上時
務八事多報可守備廳故有審事官甚貪橫公奏革

之仍著爲令人大稱快四方遊僧多聚梵剎名曰安禪主之者皆貴豪也公曰是將惑衆且蠹財下令逐之即日散去先是資政公自南京還道全州愛其風土淳厚有卜築之意公至是歸遂定居焉日與賢士大夫登眺觴詠爲樂每見邸報或時政有關及四方水旱輒憂形於色常念先塋遠在平南目者往省遂至梆州遘疾卒訃聞 上悼惜之命禮部諭祭者再工部治葬事始終恩禮亦云備矣公舉進士與予爲同年相知最深自入翰林清修力學人多以公輔期之然疾惡太甚往往見於辭色以是於人寡合有

爭進者忌之造爲不根之言謂嘗以奇玩賂逆瑾言者上其事公不與辯惟懇懇乞退予據公素履必不至此傳聞既久或者又從而和之謂奇玩沒內庫歷視外臣多見之予亦頗疑焉一日公乞休疏再至論請中貴之當事者則云瑾沒入之財皆別貯之未嘗籍之內庫外臣安得點視然別藏所貯實亦未嘗見有此等物也此言何從而至哉予與諸公於是始釋然因時以語諸人人顧不欲以累於公公亦或未之知也於乎三至之言毋也投杼此在天性之愛尚猶而況君臣之間乎公以直躬自信橫罹多口卒得完

名全節以歸者誰之賜與公今已矣不得不爲公一白之使天下皆知我　聖上之明之仁且勿使公終含寃於地下也予嘗領太史事徼顯闡幽正史氏職也斯言也亦自謂庶幾無媿焉耳矣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贈少

保諡恭介陶公琰神道碑　李時

公諱琰字廷信別號遜菴其先高祖子敬曾祖伯清祖春皆隱德不仕考銓乙丑進士累官陝西左參議致仕而祖若考皆累贈尚書祖妣若妣皆累贈夫人云公幼而穎異長而膚敏舉成化辛卯省試第一登辛丑進士丁外艱服闋授刑部四川司主事弘治戊申陞山東司員外郎故事刑部以獄訟繁劇奏讞惟艱擇老成明練者典部章疏謂之本科時大司寇特以任公凡諸章疏無不委曲盡情事者而諸司有疑

事亦輒以屬斷比歲審錄又多所平反上下稱明焉
未幾陞陝西按察司僉事癸丑陞副使整飭固原固
原爲西邊要害唐陷於吐番宋沒於西夏成化初濇
四之變三鎭幾搖固天下至險要區也公至練士卒
繕器械廣芻粟積數年邊無警撤居人以安辛酉陞
福建按察使公去任未逾月而固原告變自是以後
朝命大臣總制經畧修浚隄設日無寧居而全陝之
民始疲矣公在福建廉介絶俗每飯惟一蔬及陞浙
江右布政使半載積羨銀三千餘兩悉入官帑至今
閩浙士夫言廉者猶曰陶公陶公云公在浙江時言

官會列藩臬之賢者薦於朝而以公列還第一　於是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河南至則首黜贓吏黃
金寶等諸屬震慴有望風解印綬者丁卯陞刑部右
侍郎適陝西遊擊徐謙訐奏御史李高而謙故閹瑾
黨也又厚賂瑾欲中高以危法會　上命公往覈其
事公據法直高謙以告瑾瑾怒遂矯詔下公獄禁錮
幾兩月乃罷官去瑾怒未已復兩以他事罰米四百
石又追奪誥命是時瑾勢方燄烈矣迅無敢抗犯卽
舊有犯者率首鼠謝過幾脫死而公獨安之弗懼也
是年秋瑾伏誅言官交章論薦詔起公左副都御史

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人謂公新懲逆瑾之禍且委
曲就宦而公復抗節不少改闔命單車至鎮至則廉
得諸幸竪官民之猾豪者悉治以律權勢斂手且淮
乃南北襟喉貢獻必由之路中使往返求索無厭而
督運武臣又往往侵漁其間爲奸利事軍民病焉公
榜諭以法常廩之外一毫弗少假而又率以勤廉俾
知警畏蓋未嘗有一人敢犯禁者辛未轉南京刑部
右侍郎壬申七月河北賊劉六自北而南犯桃源洞
賊王浩八自西而東犯衢州狀聞　天子命廷臣會
推才望大臣總諸軍事廷臣以公上　上可之陞右

都御史至則劉六已殄滅王浩八已聽招撫人心前安而寧紹瀕海屬邑颶風大作海堤毀者三百里居民漂溺以萬數公聞之憂甚乃親按其地亟出帑銀多方賑救遂生萬餘人仍委官築堤捍水自蕭山至會稽凡五萬餘丈公慮桃源賊譎詐難信乃奏設兵備及簡拔尋察之有才者分守要害處置周悉明年春前賊果率衆突入境公亟臨督戰潰走乃進兵襲之餘黨悉平捷聞賜璽書獎勵加俸從一品又以白金文綺有差賊平之後公以開化常山遂安蘭谿四邑爲盜出沒要衝乃議城四邑凡六閱月而訖工公

因引疾求退詔不許會總漕員缺復推公往督之公
至淮一如前令然乞歸志益堅疏凡七上上皆溫旨褒
答最後乃得請仍許乘傳歸歲給祿隸皆一時異數
也公家居垂七年廷臣薦者凡十餘疏辛巳夏會
今上登極乃復起公總督漕政公於是三涖茲任矣
淮民喜公之來迓於道左歡聲雷動尋進戶部尚書
兼右副都御史壬午改工部尚書啟行之日淮民傾
城出送歔欷號泣至易履以著去思云是年冬三載
秩滿詔賜羊酒寶鏹癸未改南京兵部尚書加太子
少保參贊機務公至南都屬歲饑死者相藉乃移文

諸曹盡出其所積以助賑濟仍咨戶部預給軍糧數月用是米價頓平人賴以生者無算事皆已行而後具聞而又裁抑內臣進貢快船其數視常減半至今官民賴以弗擾將公年七十有五累疏乞休言官疏乞慰留者再癸未秋又具疏乃得請詔加太子太保給驛歸如故仍令有司歲時以禮存問繼又賜詔褒嘉至今以為盛典公抵家而言官猶每疏乞起用戊子春　恩詔命有司餼帛羊酒勞問進階光祿大夫公有別業在城西二里許汾水之陽鑿池種蓮開徑植菊每風日晴和輒命童子攜筆牀茶竈引肩輿造

之徘徊其間或據捐吟哦寄情翰墨人望之如神仙未幾以疾卒時嘉靖壬辰享年八十有四訃聞　上震悼爲輟視朝贈少保謚恭介諭祭九壇詔工部給棺木及遣官治墳公天性至孝四時祠廟有事雖老猶夙興率子孫躬奠如儀處宗族以厚遇鄉黨以恩有窮困失所者恒捐金濟之有喪者助之以棺平居嚴毅人不敢干以私自奉節儉自常祿外一毫不取雖交遊贈遺一無所受每罷歸行李蕭然惟三竹笥而已予惟豪傑之士所以自待者恒卓犖不羣而率爲習俗所移故勵初心者久而或變非氣盈於居養

則志歉於勢賄求其始終一節久而不渝若恭介公者蓋無幾也公自登第以及膴仕理繁劇御寇盜屢試於盤錯而又守官嶄然才足以濟其行立朝侃侃居鄉恂恂節挽權奸清鎮雅俗至老而貞方不詭少壯一節上下交與謂非亮直剛毅爲世名臣者哉

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康惠

李公充嗣行狀　　　子松撰

先父諱充嗣字士修系出蜀之內江別號梧山高祖觀由鄉貢進士爲單縣教諭以曾祖曰蕃貴就封兵科給事中祖吉安號愚菴由貢任澧州華陽王府教授俱誥贈如父官祖致仕還蜀母太夫人田氏卧疾未行伯父振嗣號素菴以王薦爲藩幕而太夫人竟留養於澧考終因卜地奉葬遂家焉父幼恬靜沉黙一無所欲家人咸謂不慧而愚菴翁恒奇之丱角即能草書工吟咏翁每以末藝爲戒遂棄其舊習一意

慕古既長借素翁北學京師爲西充少宗伯馬紫巖
門下生初至適有邊急紫崖私試策畢兵備爲問目
父卽條對區處精當皆有證據紫崖稱其年輩才老
雖練達邊事者殆不是過他日司國幸執此以往子
必勉之成化丙午就試於蜀以易領鄉薦亞魁登丁
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呆齋劉文安公主教事每
閱試獨爲所賞拔弘治己酉徙戶部山東司主事以
叔祖魯菴翁官是司正郎例廻避改刑部河南司審
鞫多所平反壬子復以累謫判岳州府會儲有法民
自不擾嘗勘九溪夷情蓋大獄也持牘立判庭中而

免者後仲丙辰擢知隨州乃承荒歉之餘坊里凋瘵則講求義倉之法酌宜而行民兵久弛則簡閱以肄士益精銳後有巨寇流入境率衆拒之盡殲焉辛酉陞陝西按察司僉事分理邊餉以公勤著聲時有中貴挾法父正色不少屈恃勢毒虐益甚父劾其貽害地方十餘事疏上孝廟褒其直而中貴銜之欲甘心焉壬戌會恳菴翁訃至去位後免居喪三年哀毀骨立人稱爲孝孝子服闋至澧省侍太夫人側欲圖終養踰年未行　孝廟升遐丙寅正德改元閹瑾用事蓋中貴黨也必欲中傷以釋舊憾密遣邏者下陝西

伺察久無所得事遂寢戊辰乃權其服制違限暫削充官未竟太夫人亦捐館方悼而瑾誅矣庚午有詔還逆瑾之廢職者辛未復起補任江西時宸濠陰蓄異志招納叛亡縱下淫毒莫能禁止父至即捕執逞惡者數人悉抵以法有巨寇擄華林我師數不利都憲王公授兵於父曰華林之賊非君不能除也父抜命嚴號令明賞罰運籌奇策竟致大捷後當入覲之期言官奏舉天下政績卓異者旌揚以勵士風詔廷臣議會推才德著聞者三人父以風力名降旨褒諭仍賜綵幣示獎紹紳榮之壬申晉山東按察司副使

兵備臨清齊俗奢靡而臨清尤甚父敎以儉約禁其
奢風自是無敢犯者於除戎器戒不虞之事罔不殫
心力爲之盜不入境民用以寧癸酉擢雲南按察司
按察使甲戌遷本省布政司右布政使乙亥陞順天
府府尹都憲王公憖中疏薦行未半道即擢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至洛振肅風紀扶植敎化摧
抑權豪屏黜貪墨至有望風畏懾解印綬以遁者汴
地久爲河患積逋無算乃悉爲敷疏蠲貸民力稍蘇
正德丙子蝗丁丑澇老者死壯者逃民間大戚父與
按洛侍御東塘毛公協力籌策布條約下諸郡邑祛

措置之弊盡賑濟之方盡發官廩勸貸私室以給貧民時汴城流莩聚集相為蹈藉守郡者議逐之俾還諸屬以就賑乏曰餓殍死在旦夕力不自支又安能匍匐以至彼昔人以設粥之事謂非良術然驅之使偃仆於道路而吞聲坐視其斃誠不忍為也至令城中四門置釜爨數十選勤能有司日饘粥以食之旬日之後擇少壯者給道餉先令就粟於各屬而老弱病疾之民賑月餘而後遣由是民賴存活者以萬計汴洛故都會陵墓在焉盜利其中之所有多被掘發父冢為之禁令近居者為守護防衛而未發者始得

全將鎮守者籍進奉名稱直市物如古俗羔皮之類
爲民病父以厲言而論時執其左右罪遣之是後
厲階以除戊寅改撫南畿其綏安救荒儲運裕國恒
倣諸大義參以民情時稱其便己卯加戶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如故父問宸濠得增置
護衛嘆曰虎而附翼禍將作矣遂力指陳反狀當急
爲捍禦否則變起倉卒未免震駭人心具奏再三而
廷議難之父旦夕設方畧飭武備日以禦賊爲念恩
計未得至終夜繞指不寐以安慶畿輔適當賊衝非
得人莫守也時都督楊君銳先爲指揮使及諸將庭

選樓　鏡先　衆守　可沉　已服

衆於衆中揖而進之曰皖城保障委之於子毋負我乃奏請使視事庚辰夏六月宸濠稱兵犯順然江左之地守禦戒具已悉備矣賊兵東向陷九江艦艫相接氣焰甚熾直抵安慶城下時白巖喬公任南畿本兵父相與誓曰都城之內公身任之畿輔之地某敢任之遂相與協心王室京師戒嚴父自將精兵萬人屯於采石以塞上流之路飛檄皖城諭以忠義鏡感激恩奮嬰城固守相機應敵日至數十發無不克捷父又數潛遣間諜順流而下詒云王師十萬四面至矣賊衆得諜語益加驚駭由是而散亡者十之四五

繼而整發銳卒善水戰者千人盛其幖幟乘飛艦百餘艘鼓譟而進聲為安慶應援城中望見士氣百倍讙聲動地銳卽開門出敵水陸夾攻賊遂大潰蹂躪沒溺水為不流時宸濠營於黃石磯聞敗宵遁賊兵在安慶攻守者數萬結營江岸為之一空久分兵守采石為江防自將兵逐北收復九江得賊首之據城者數十而撫釋餘黨宸濠奔入鄱陽諸賊隨道遁竄從濠者無幾入遇汀贛巡撫王公陽明之衆於湖中不戰而就擒矣事甫定武廟降勅襃諭勅曰李充嗣近者宸濠背逆天道謀為不軌攻劫郡縣直抵南畿留

廵撫地方闖變之初乃能屢次具奏指陳宸濠反狀甚明又議擬賞格曉諭招撫及分布官軍多方備禦嚴禁防察以致所屬地方官員人等用心遵守盤獲逆賊奸細張棍等數多遂令賊勢窮蹙旋就擒滅地方稍安朕念爾計慮周詳處置有方忠勤良可嘉尚之語時論功者僉謂安慶留都之咽喉也無安慶則無留都矣初兵部奏叙功畧曰安慶密邇南都王畿屏翰李充嗣廵撫其地聞變設備遠近戒嚴調集民兵供輸糧餉潛遣間諜大張天威嚴行禁捕解散餘黨安慶恃以無恐而城守益固留都賴以有助而人

心益安江西之變李充嗣之功實多　武廟親征
幸南畿凡在扈蹕罔不希功執政者懸爵賞以爲奇
貨有私語父曰宸濠之役盡早圖之首論在公顧力
行何如耳父艴然應曰上御六師親征功歸於上苟
有微勞亦臣子之分耳吾儕亂平事定奉駕廻鑾欲
掛冠東門效赤松子范蠡之樂至於功利非所計也
語者慚退後論功者竟不及父一時公議爲之沸騰
有御史胡公潔按南都目擊其事乃特題爲論列云
云疏上不報後亂戢父嘗曰吾以一介書生位列大
臣出望外矣苟於斯時而求退必有以功故而議巳

者若此是亦介子推之類耳吾何有纖介於中也姑
假日月以成吾志而已頃之臺臣言東南財賦甲天
下而水利之政久廢不興頻仍旱潦儲峙負歉非長
久計詔宰臣推才望堪任者以聞廷議歸父已晉
擢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專理其事父
被命即疏曰臣子於國家重務義不憚勞今事未舉
始而遂賂以官爵賞出非名臣不敢受疏奏弗允父
親蒞其地尋訪淤塞故道多勢豪所據父力任眾怨
無毫髮假借不逞者爲謗語上騰冀陰阻其事父即
建白臣考禹貢水道所歸之由相地形高下之殊并

永樂中夏忠靖公成化中周文襄公治濟舊跡俯命
司官二員分董其事共贊政詔遣都水郎中林君
文沛顏君如瓌以受任使凡所請一切從之仍得便
宜而行文郎筆手劄一通咨訪於蘇之士民云云於
是衆議僉集文擇而從之移居太倉郡盡心所事不
辭繁苦考水之支節多岐而白茆港吳淞江二派爲
諸水之襟喉太湖之尾閭也首興事焉乃歷奢諸郡
縣食利之厚薄爲編戶任役之多寡畫水道爲井地
示以開鑿法度戶占一區計工刻日先竟者賞後者
罰人人樂於趨事晝夜弗輟爭先告報以丐賞故自

經始至迄工竣未及周而諸水旋亦就緒凡椿木麥
餼給賞雇直之需皆括諸屬帑羨餘逡巡靡能有詞
以主出納一毫不攝於已一物不取於民故歲勝踴躍
奔赴而無怨心久復教設巨筏數百曳木齒隨潮進
退以汰沙泥名曰濬川把又置小艇百餘豎鐵帚於
尾以為疏導名曰鐵掃帚自是潮汐不受壅滯湮而
不患汜濫蓄洩有道旱勞有恃食其利者甚博而原
備不致於匱乏矣功成奏績疏陳善後事宜將論疏
之災自住劄海上支塘鎮集衆規畫躬督綢繆凡兩
易歲而後歸歲觚黙顏寢以成疾壬午　今上龍興

嘉靖改元以宸濠功加太子少保被詔陳言首以聖學正心親賢遠奸爲急務條析蠹國病民强兵禦戎數事切中時弊言詞剴切　上嘉納焉癸未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官秩如舊畜士卒有恩選武弁有禮留都馬快船素爲苦役公刻剔冗費取盈數而止自是軍士咸得以寬恤而閹豎之輩無所謀其利矣丁亥以二品六載考績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自晉位司馬嘗曰大臣臨止足進退之義古今所難吾今不歸又將何待遂累疏乞骸骨蒙　上溫旨諭留戊子正月移疾不起章七上　上重違其志乃得

仔告賜驛遣鄉文賦性仁厚存心公恕待物謙恭接下簡易愛民如子尤恤貧弱雖位極通顯不設防畛恂恂如不能言鞠躬如不克勝衣然臨事不懼敢於有為寵辱不係於心喜慍不形於色雖閒居燕語之際無片言及於事功自奉極於儉薄蔬果豉豆之外他無所嗜冬衣一裘夏衣一葛而已至於肥甘紈綺之具財賄玩好之物視如穢腐清苦簡約不為子孫計自圖書外無長物前後敭歷中外四十餘年忠義之操始終一致恒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故所至以風裁自持英毅氣節屹乎如山然外和柔而內剛正

人皆懷其德而畏其威以故竟不及於禍如閹忠義
彬輩在南京恃恩蹕勢凌轢搢紳數有要求一切不
與卒弗能加害自戊子春謝政至澧郎廬於太夫人
墓所澧乎若未嘗顯者是年秋命東裝拏舟西還嘗
曰內江水木本源之地澧直僑寓耳目今歸蜀展拜
先墓循徉故里得遂首丘之願吾事畢矣距意是年
九月偶感風眩至本月二十三日卒於澧之正寢鑾
生天順壬午正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七嫡母吳氏
繼嫡余氏先父卒俱誥贈夫人無出子男一郎崧以
蔭歷任光祿寺署正雲南廣西府師宗州知州夏氏

出以松官贈孺人文柩易簀於澧松謀扶櫬歸蜀會是年大侵喪具路資一無所措以故留行及凡過澧達官長者門生故吏造喪弔問輒命松曰澧固僑寓嘗聞太夫人暨伯翁若母之墓在焉蓋非他人流寓之比萬里播櫬不若即土爲安松唏咨計慮亦孤子險遠是懼乃卜宅於羅湖觀音巖之中團山距祖母太夫人墓五里許戊戌松以例請祭葬贈謚事下吏禮工三部疏覆奉旨准照例與祭葬加贈太子太保謚康和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贈少保謚

端敏秦公金神道碑　　　嚴嵩

嘉靖甲辰正月廿有一日尚書鳳山公薨於第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下所司議祭葬如例既乃贈
少保賜謚端敏公諱金字國聲常之無錫人也生而
穎異過人弱冠舉應天鄉薦弘治癸丑登進士第授
戶部福建司主事監督倉場糧斛差檢勘順天災傷
融敏精幹即嶄然穎脫矣總視諸司章奏事無難易
摹畫悉當遷員外郎郎中正德間宦戚奏乞鹽引每
從中報下阻商耗邊鹽法幾壞公當署堅秦格之權

河南按察副使督學政當是時中州之士出公門多顯者初公同邑鄧文莊公督學有聲至是人則稱泰鄧云陞左參政分守大梁道劉賊起暴河洛開將潰封丘公設法防禦會參將宋振提師南下因邀與合陣遇賊於陳橋奮擊大破之土人立祠祀公陞山東布政右使尋轉左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至則屬地方連年大水饑饉公蠲租賑濟察罷貪吏上便宜八事再上十事又盜賊數起公檄賀璋屢琪于江討猺寇于郴桂平叛苗于香爐峯民賴以寧辰濠變起車駕南征諸官寺權要人並緣爲姦橫求

有司權勢赫歷公抗奏却之諸求少戢在楚餘七年威暨忠流紱潔大振嘉靖初拜戶部右侍郎改吏部尋轉戶左是時公攝部篆清理皇莊整飭鹽法申鹽引前禁督追逋負蓋公既習知諸務而益殫厥心力補弊興滯粲然改觀錄彬桂諸平賊功廕子錦衣百戶世襲公辭仍詔進俸賜白金綵幣拜南京禮部尚書旋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不踰年召爲戶部尚書條奏四儲數事今尚循守不變丁亥年六十有一上疏乞歸賜璽書乘傳歸命有司歲給輿隸朝臣自宰執臺諫皆以公行能最高年又未艾不宜苟遂其

退請留公不報公既歸言者不止復起爲南京戶部
尚書[illegible]工興改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再改南京兵
部尚書以年七十告謝再疏甚力　上知不可留溫
詔賜歸仍給輿廩如初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致仕贈太子太保謚文安紫巖劉公龍墓誌銘

李默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致仕襄垣劉公既卒之又明年其子宗人府經歷承爵鄉進士承恩始克以卹典請闕自言狀　上覽之惻然若曰是朕直講親臣也其亟賜祭葬官營葬仍贈太子太保謚文安蓋有司失不以請而　聖天子篤於舊學如此云襄垣劉氏本朱忠定公之後曾祖諱端舉永樂癸卯鄉薦任教諭祖諱潔號一菴為人倜儻瓌奇有古豪傑風最

泰庚午舉薦第四人授廣東道監察御史父贈如其官侍御公按歷所至赫然有聲深爲　憲廟所知官至浙江按察司副使考諱鳳儀號北村成化庚子舉薦亦第四人弘治庚戌進士官至刑部員外郎詳愼明允獄辭究灑初侍御公官浙疾革謂室人曰吾昔同項總督定荊襄之亂項公欲盡屠之予謂渠魁既殲脅從宜宥治用此全活者甚衆後世必有興者汝其識之刑部公嘗晝寢夢一紫衣人以朱盤捧書排戶而入曰上帝以此賜汝翌日而公生幼穎秀不凡端莊雅飭不爲嬉戲日誦詩十數首初授禮經凡有

指授輒即領畧十歲號能文筆鋒警銳乙卯舉山西
鄉試第二人巳未會試禮部李文正程文敏主試事
得公文置之高第廷對竟擢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
院編修充經筵講官壬戌乙丑兩充會試同考官所
取得人　孝廟上賓與修實錄正德丙寅丁外艱歸
巳巳起復館職時逆瑾用事改授兵部職方主事明
年陞吏部考功員外郎治吏事如素習是歲瑾誅遂
復原官尋陞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領司經
局事修玉牒講官如故癸酉命主順天鄉試陞翰林
院侍講學士與弟給舍夔同列華階而母氏纔年六

十朝耆榮之巳卯再典順天鄉試辛巳殿元即其首
選也庚辰掌院事　武廟巡邊還有銀牌綺帑之賜
是歲　今上入嗣大統命教庶吉士江汝璧等與焉
第三人初開講筵經筵講官與日講官公皆與焉每
進講必屏絶人事預積誠敬講章尤簡切明暢務求
感悟明年扈蹕南郊賜鸞帶彩段與修　武宗皇帝
實錄陞禮部右侍郎與詔賜講臣織金羅段紗絹衣各
一襲冠帶靴襪副之諸講官皆五品公獨三品帶服
晉與有頃母卒　會遠勅講勞特以公請贈刑部公
爲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母贈淑人加賜諭祭仍命

有司營治葬事乙酉服闋復以原職陞左侍郎日講
如故一日講孟子誠者天之道畢　聖心嘉悅諄降
諭內閣云龍謂邇者黃河清爲至誠能動之驗而尉
朕謙以履盛約以持盈其意甚好自是眷注益隆賜
御製敬一箴　睿宗獻皇帝御書及文獻通考等書
丙戌郊禮成賜飛魚鸞帶幷御饌黃封會試充知貢
舉官尚書席文襄公以目疾在告公攝部事每有題
覆輒稱　旨是冬以災變求退　上溫旨慰留焉因
疏請集議時政弭災數十事多見采納　世廟成
奉　章聖皇太后欲行廟見之禮議者引唐開元初婚廟

議太后謚典禮

見儀欲　太后中宮追謚　太廟次謚　世廟以曆
禮公據會典執不可既不得請乃議　聖母止謚
世廟而請　皇上侍行燕合三從之義部從之禮成
有白金綵段之賜丁亥京官例當考察公再疏求退
上復慰留之時席文襄費文憲石文隱相繼去位
公以德望廷推內閣禮書者僉皆不及命陞南京禮
部尚書是時公任侍郎尚未滿一考祖父例不得封
公乃具情事聞　上念講讀舊臣特准附侍御公官
仍廕一子入監讀書如考滿例公既至南曹考尋舊
典修舉廢墜明年復因災求退慰勉有加陞南京吏

部尚書表正百官兼秉精鑒凡庶官考語皆親爲裁定辛卯圜丘成　朝廷覃恩公授資政大夫與祖考咸錫封如例壬辰考察京職公及臺臣悉心訪覈去留號爲精當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與內外守備寶同是任然中貴人與武臣頗驕縱難制公稍裁之以法雖魏國永康撫寧亦鮮假借中貴聞之咸飭左右內外爲之肅然時宣大有警公條上募壯勇設巡邏精器械明賞罰嚴操練補軍士六事並見嘉納清川諸衛快船工料江南諸藩司率不時給公引清查蘆洲事例歲請勅印差官經理得免匱之錦衣衛

沙洲湖塘之利乾沒不貲公亦奏還其屬借督屯使者勾稽如法量以課入資衛費餘悉輸部備戰馬而罪其侵漁者以示警焉四營軍士逃亡者半奏補餘丁盈萬更番訓練營伍遂充黃船軍役頗多富室巧相影匿不歸伍者千餘人所耗月糧歲且萬石公躬爲編定船隻往返率以三月爲限歸塢還營各有定期勞逸既均而積弊亦除矣江北飛熊等衛屯所地瘠人稀豎徒肆行鈔暴公乃奏選三衛屯軍舍餘列營操備而以都指揮一人領之盜賊因而衰息甲午考選軍政公禁絕請託一以嚴正莅事其所汰黜卒

莫敢有諱者自餘修兵政以肅軍令崇武學以畜將材罷龍江五關守把之中官稽橫海五衛欺隱之積課凡有裨機務者無不畢力爲之暇則與翰林之宦南京者不問品秩修復瀛洲勝會登覽遊宴輒紀諸吟咏蓋宛然前輩風度云是歲公歷尚書滿六年方具疏給由俄有　旨召公還京雖星言就路請罷益力　上察其意已決特允之仍命馳驛以歸公天性雅耽野興鮮居城郭特與親知觴咏紫巖山水之間意殊樂之辛丑北虜入寇鄰郡閭邑危懼或勸公趨郡城避之公曰孤城難守人心易搖何可先去以爲

民望親歷城堞獎激士卒邑人恃以爲安節鎮延奏交章論薦吏部亦首以公爲當起竟不果出嘉靖癸丑六月七日病卒初邑人見大星隕城北赤氣亘天廟塋草木皆悴識者咸以爲公光至是始驗距生成化丁酉享年七十有八公諱龍字彛卿別號紫巖

南京兵部尚書湛公若水傳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自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白沙曰此子參前騎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爲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睟面盎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擬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拔第二名賜進士高等選爲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公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華和之

道假日者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册封國王
黎晭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脩塘廬墓
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
學支與日給錢米闢禮舍於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
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遠與言嘉靖初起朝
考九年滿陞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闢講院與
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有
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爲獻納編又倣大學衍義
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既新泉
三山二莊講學於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等處公

書院所在而是滿九年考吏部奏其績　上以年逾
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
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
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
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
必建書院祀白沙雖田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關精舍
祭贊尚書府立祀　學所置倉廪館穀多士又至衡
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嗣
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
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

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之曰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不可不理會又曰學以自然爲宗承諭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眞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眞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鍼誰掇其得於指授者如此庚申四月丁巳卒於所居小禺洞年九十五有大星

聞於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閱俗侈汰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沈其像於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 張尚書邦奇傳

張時徹

張尚書者名邦奇字常甫別號甬川越人也世居鄞之槎湖稱槎湖張氏高祖公驊生純純生忱忱生時敏是曰涧雲公生尚書尚書年十八而舉於鄉二十二而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升湖廣提學副使久之以病免起四川提學副使又免起福建提學副使遷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以涧雲公憂去起吏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已乃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又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九年滿考陞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尚書已又改南京兵部參

貲儀務遂病不起生成化甲辰終嘉靖甲辰凡六十有一年　上聞咨嗟傷悼賜諭祭管葬贈太子太保謚曰文定蓋異數云時徵與洞雲公同五世祖知尚書爲詳故得論次其事余於尚書不能殫紀異行其大者可睹焉初甬川之生也蓋尫然瘵也父母故備愛不欲數加苦而甬川性不恬遊嬉益勤課誦心中靈慧善解諸所銳物卽弗忘之矣又兒也而跳步趨群兒有跳蹦讙呼爲戲者輒卽走避隱稍長就塾師學無何卽棄去誓不復就洞雲公怪之已乃悟曰兒頗志性命之學詎塾師弗辨者乎則自以其意引趣

之又尋里生而考業焉里生誦則亦訴里生講述則亦講述若勸說誕語則默弗應也而去之每歲時節假獨屏一室采擷史傳撰擬詩騷惟恐日之移晷也里生呼與偕遊則曰業爲之矣吾見夫帝治之汙隆人才之進退遊說之縱橫兵戰之勝敗儒論之哆闊仙釋之幻化與夫山林藪澤標其奇風雨露雷呈其與草木魚鳥析其機象緯祥核彰其詭目無暇聆而神無留應孰與攜手蹋足六博格五以爲樂乎蓋年十五六而已况酣六經鈎稽百氏乃著釋國語已又著易解今觀其文豈兒孺子語也有司舉以明經乃

與關石塘汪雷峯王定齋余南湖諸君子者友砥切
聖賢之學遊神高朗恥爲世俗㨖㨖者計偕上京師
命　孝皇慶精顧俊宿齋以禱期得眞才而甬川與
在選中乃改庶吉士讀中秘書已授國史檢討非其
人不交非其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之時以名
大雅君子未幾　孝皇賓天　武皇嗣位中閹劉瑾
者數輩盡以盤遊因而竊持政柄蔽翳朝綱時陰[illegible]
赫赫當路而人遂以鄉里附獵取樞要而首干[illegible]
澤者則兩人于弟姻婭也以其故廁入詞林而諸學
士不屑也數訪讓之甬川私於所知曰瑾婚不可從

也易危壯頎孔戒已甚而今奈何蹈之禍其不免乎然居常憤憤著張騫乘槎賦以見志蓋以瑾喻西域而以騫喻附瑾者也時瑾日把弄威福敷黴文以法縉紳有荷校而斃者衆稍稍訕焉而諸學士則終不與也瑾以其不與也而銜之乃盡諸學士屏斥殆盡人謂甬川於是有先見矣已乃乞告歸省家猶食貧也羹藜茹藿徒四壁立而日操觚牘諷誦不休時復從農叟於田間治桑麻稼穡事蓋業已廿之而當道慨有司勸駕且亟則至京師言曰某章句鄙儒遺逐來潤得替筆出入承明尾諸奇俊幸甚散奇福薄不

慮親兄夭喪父母零丁慘戚無僅薪蒸并日廉彼書
托某過不自量誠願得便地以養庶幾報稱萬一者
乃出為湖廣提學副使至則下令諸生曰某所責非
徒文矣學不師孔顏行不希曾閔即如雄褒某且斥
之乃孜孜厲楷範迪正道與諸生談議輒披肝膽探
極旨要必人人豁暢乃已凡所物色必卓偉盡譽之
士也至今楚人言善教者必曰張提學云會　武皇
四出遊幸寧藩作亂四方洶洶父母固不欲留曰奈
何不念首丘乎乃復上疏乞致仕以終養曰以　陛
下視臣則臣不過鄧林之一枝以臣之父母視臣則

猶居室之有棟楹不可得而頃刻離也當道重違其意姑聽之　今天子登極旁求俊乂用薦者言乃起爲四川提學無何又以病免已又起爲福建提學屢遷庶子祭酒南京吏部侍郎而洞雲公不祿矣終其喪起爲吏部侍郎推轂善類蓋靡有遺力而終不讙露幾微特冢宰汪公與兀厓霍公持議每不合數面詆嘰爭鬨而甬川則數數婉曲譬解之事幸不廢兀厓嘗語人曰古稱良玉溫潤而栗然如甬川非耶久之私念曰殆哉權勢禍之牙也疾讎殃之構也日牙而構而又不已也將無及乎乃徙翰林巳又徙詹事

諸所奏對莫不稱　上旨嘗用矣而終以母老故不樂居散上疏乞骸骨　天子特加憐乃改南京吏部尚書已又改南京兵部使内得致其養而外得輸其忠蓋優禮之也　上時忽復念曰張某何在　羣臣固有所屬乎而竟以一疾不起傷哉

邦奇好學篤行志操端潔初以母老淡於宦情故屢進屢輟然其後邦奇官八座年六十餘卒而其母尚存至嘉靖甲寅始卒蓋百歳云

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南山胡公訓墓誌銘
公諱訓字誨之南昌人以嘉靖戊申二月廿九日卒
於正寢訃聞　上悼之賜祭命有司建塋域蓋異數
云公號南山世居鳳坡之下曾大父彥良配熊氏大
父崇信父仲倫號潛庵俱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南
京工部尚書祖妣吳氏妣余氏皆贈夫人潛庵年踰
四十無嗣禱而生公公生之先三日桂香滿室人咸
異之既長器度端重學有師承識者知其遠到弘治
辛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授行人司行人丁外艱
丙寅服闋復職奉命充楚藩祭葬使正德己巳選南

京雲南道御史奉　旨刷光祿寺文卷及奉勅巡鳳
陽等處倉稟宿弊持風裁人服其公甲戌給由赴部
時有同行者毛公汝乾卒於道公爲貸金歛之後貸
金主人没而償其子以無券辭不受曰此實事吾豈
以無券負吾心乎乙亥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公所至
訪忠賢勵名節有沈侍郎者官南京刑部素稱廉介
及里居貧甚未嘗以事干當道公憐之歲終遺以薪
米曰予恤沈公所以愧其餘也先賢墓在屬地必修
復之戊寅與湯毛九亂孝豐公冒暑雨取兵於溫處不
日平之事聞　上嘉賜金幣庚辰陞廣東按察司副

使整飭瓊州兵備瓊去廣城三千餘里且迫近諸蠻夷公於是擇兵馬防要衝積芻糧行間諜綏百姓初至有以患苦黎賊爲言者公欲殄之而有司但議招撫公曰不可今之招字無異昔之和字即下令諭以禍福有不如令者殺無赦洞有活羅者尤稱兇黠公議勦其尤者以警衆選調官軍往征之不半月賊面縛請降認糧入籍於是生熟黎人樂歸者衆州縣村洞戶糧田入版籍者以千百計皆海南百年來所未有者又謂黎人之劫殺皆由土舍之科斂土舍之科斂皆由有司之貪墨宜端本澄源則不令自滿矣公

兼督學政訓多士以行檢爲先文尚理致而下詞藻
以故士執經問難者無虛日在瓊數年視官屬爲子
弟愛百姓如家人瓊至於今慕之有遺愛碑乙酉入
賀　萬壽聖節禮成疏乞歸養不允是歲陞浙江布
政司左叅政仍欲乞養太夫人力止之乃奉太夫人
之官公堂宿弊一切裁革水利屯田無不區畫簡易
安靜休養一方丁亥陞湖廣右布政使適顯陵工興
悉心綜理御史上其功加賜金幣先是楚饑公奏發
公帑二十萬一以賑濟一以補官軍俸糧米價騰貴
公獨增價致商商集而價頓輕楚雖饑不困臺長李

公承勛稱之曰川陝之旱死者塞途吾楚之旱甚於川陝不聞有饑餓者此可以觀政矣由是撫按交薦復有金幣之賜己丑轉貴州左布政使尋陞巡撫雲南舊往滇者道由深箐嶺中多苗獠過者多遭掠公捕渠首梟之由是商旅夜行阿迷蒙自等州强賊流劫城邑官軍不能平公至調兵勦捕之又麗江鹽井等變亂成法統兵越境謀虜職官及占村寨讎殺不已公得其故先下令曰土官犯者則子孫停襲其餘主使幇唆則照例重究又嚴督守巡諭以 朝廷恩威從公撫勦裂爽帖然民獲以寧事聞又賜金幣已

丑南京太廟災自陳求罷未允未幾丁內艱服闋仍
奉命巡撫雲南時八寨諸蠻煽動滇民震恐公獨督
守巡兵備率漢土官兵設法防守且撫且捕邊徼以
寧是歲修飭七陵及預建山陵勑取青綠萬計時山
脉採掘民甚苦之禱於神不數日夜半雷風大作晨
視則雷霹處皆青綠也以故得如期取盈至於部取
大理石辦納歲例賦金奏封禁寶井銀礦而民困始
蘇己亥遇雷變及皇城災即自陳求去俱奉溫旨諭
留尋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公以憲度自任旌廉
逐貪舊章畢舉明年遇天災又自陳不職壬寅太廟

尖求去益切皆不允嘗兼掌大理刑部事獄之冤者
疑者皆獲平反癸卯陞南京工部尚書杜請託革侵
漁清匠役省冗費民咸稱便丙午改南京參贊機務
以二品六年考績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上念
公歷有年資望俱深特加太子少保公爲兵部勤
閱試慎選任嚴關防黜影射右善馭奸留都之人安
焉守備內臣奏請新添軍丁六十名公不可會科道
疏革公亦上疏其大畧曰南京軍士財竭於役衆力
疲於奔命數十年閒閭巷蕭然無復都人之盛皆由
煩役之重困也守備諸臣比之百司庶府撫綏之責

尤重軍餘困苦之狀皆其目擊謂宜躬先裁約懼有
損於下況忍額外陳乞肆爲無厭之求哉疏上軍丁
由是免役公居留都十載懇求歸里既歸杜門謝客
靜坐一室陶如也未幾遘疾卒距生成化甲午享年
七十有五

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傳

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陝西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吏部主事歷員外郎以地震上疏極論時政忤旨謫平陽通判已遷浙江僉事爲鎮守中官所誣奏逮繫奪官爲民　上即位起山東參議四川提學副使召爲右春坊右庶子典戊子順天鄉試以録序引用經語差誤左遷南太僕丞歷山東河南副使徵入爲大理寺丞進少卿累遷南京右都御史遂晉今官參贊機務居二年致仕以地震卒嘉靖三十六年正月賜祭葬賻太子少保謚恭簡邦奇博學多聞自聲律

天文地理太乙兵陳之書靡不精究所著有易說書說毛詩末髈禮記斷章正蒙拾遺新書直解洪範圖解志樂諸書篤於行誼學務踐實不爲空言一時學者咸宗之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恭僖

屠公楷神道碑銘

徐養正

桂林屠公直齋先生自少有聞於鄉立朝直亮天下重之以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終於家予以避地而歸再入上京過公之廬展拜焉其子炳言以具官某所狀公行徵予銘予得之泣數行下乃喟然嘆曰哲人其萎人心攸係觀九京者嘗慨夫昔賢之不可作矣然則是請也又烏得而辭焉抑公之出處大致人人能道之至於精神意氣藏於冥冥而塞乎昭昭者人或不能知也是故遲之三年而未就邇於留都閱殘

斯言冥心默會若有得公之爲人者遂援筆爲居嶽
之公諱楷字良植直齋其別號也先爲浙之鄞人高
祖德源洪武初始徙桂林因家焉曾祖佩祖仲華俱
隱德不仕考謙中天順鄉薦祖考以公貴累贈資政
大夫南京兵部尚書祖妣包氏妣王氏俱贈太夫人
公稟不凡性慈仁不忍傷一物自幼好學甫九歲從
學彭公郎錄於學以書發正德庚午省解卒業南雍
太子少傅兵部尚書清浮梁公潔時爲太學見而奇
之妻以少女焉嘉靖癸未登進士聞太夫人得疾部
使便歸侍湯藥已而躬親殮葬識者謂孝誠所感逾

三年服除，鑑仕驗司主事，清廉勤愼，相繼爲大司馬者皆耆德宿望，靡不器重之，凡政務叢委，多取裁於公。辛卯，以唐公漁石薦，調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陞考功稽勳署郎中，乙未，調文選郎中，主銓事。公以治已明，以用人，凡官職繁簡，人才賢不肖，得於見聞者，咸紀之於冊，而高下其任，先節行，後才藝，抑奔競，奬廉能。每注選，因才授職，雖勢權請屬，亦抗論不從。侍郎霍公見公自任，始不能平，久而益信。且服之，及出爲選，公所服寓傳衣之意焉。侍郎甬川張公署部事，以公久任當遷，留公，蓋曰四五十年以來無此文選云。

丙午冬陞通政司謄黃右通政歷陞南京太僕寺大
常寺卿逾年陞南工部右侍郎秩滿考績得贈廕秩
陞南工部尚書會當考察京官朝議若曰非公不可
遂改南吏部尚書授資政大夫主考察事時則去留
允當壬子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守備留都選將
練兵任才勇汰冗濫求為久安之計查革守備各色
匠藝官兵部者從人無得用鄉夫定為制京城間有
奸宄竊發密計擒之不張皇驚衆公帑羨餘悉查明
登記恣取之弊頓革是年考績欽賜正二品誥命癸
丑三疏懇辭機務得允歸途送者塡塞或扣聚輒留

曰公惟飲江水去耳惜乎不可挽焉公自家居不爲觴詠之樂惟勵志問學杜門謝客居第蕭落僅足蔽風雨當道以所鄰官舍益之大巡曾公守約知公不事産業欲遺以寺田公俱弗受時撫按如王公鈁輩公惟陳公道基相繼薦之於朝不報庚申得噎疾明年三月卒訃聞　上悼惜贈太子少傅謚曰恭簡賜諭祭遣官營葬如制焉公體貌恂恂而氣度雄偉其所經綸蘊籍少而英發老益純粹爲學以立心爲本實行爲務爲政本之以忠行之以恕進士時大學士全州蔣公冕與之議論見其精確曰遠大器也歷官

兩京三十餘年獨立無朋而人未嘗有一言非之者
其確然不可奪之節瑩然不可昧之見凡有大政數
語之間犂然各當信而行之未嘗徇物有古大臣風

南京兵部尚書潘潢傳　　實錄

南京兵部尚書潘潢直隷婺源人舉進士由知縣擢戶部主事尋改禮部與修明倫大典復改吏部擢禮部郎中歷福建提學副使累遷吏部左侍郎戶部尚書調南京工部尋改南京兵部致仕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卒賜祭葬如例潢有文學行誼修飭士論重之

張司馬先生時徹傳　余有丁

夫綱文學者不習爲吏習爲吏者多足已而不學見誚熟俎豆之事授以司馬法不達此易以故爲鄙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完人之難也余自燥髮時則知有東沙張先生云先生以經術取卿大夫所居吏畫吏職所崇學遵先王之業而潤色之治禮禮辨治兵兵律具儼所謂完人非耶先生諱時徹字惟靜系出冠族族代有聞人至先生與文定公前後起家大司馬文定於先生子行而先生師事之二十舉於鄉二十四舉進士簽官南都主膳司事爲郞司武銓司

儀曹稍遷副使督江右學備兵臨清參知福建政事
長雲南臬旣轄山東藩爲右使改湖廣轉河南左以
御史大夫開府四川改江右遷南少司寇改少司馬
以尚書贊南都軍興事所試功效卓犖施爛焉余
輒欲爲論著事多具聖人沈明臣余寅吳人王穉登
除中余故不數數論論其大者先生持文柄屬學
官之路勅郡國縣道邑不得受請寄有秀才與等待
之不次其不事學若下才輒斥之士莫不懼然嚮化
先生執憲平鈞枝律令一遵皇帝理法不以委曲生
意訟者蝟集吏抱牘隆隆起先生立斷之如驅塡重

地則簡卒伍多閒諜弭盜盜不敢入境按殊域以嚴
東吏務在擊奸止邪上首保贊蝦贊擅磔人人莫誰
何先生立撲殺之一切威名流聞夷蕃懾伏諸蕃更
攝徵發如雨案比不請猾胥因緣為奸豪右得避賦
而居其物先生為括訾算度費供著為籍於是占者
庚蔽者毗匿者無所隱輸其在閩在楚在粱類視此
楚蜀歲侵民不能輸漕粟則發帑金代之輸而緩徵
以補帑民饑甚則給粥不甚損倉脩又不甚則下平
糴令貸諸侯王金輸邊餉以稔歲取償收民關貨餉
廚傳而官給之廩以為直所以赒急繼困便利百姓

之道甚備周王者天子叔也賦入不足供常祿有司不以時內內不能無侵牟其間先生曰祖宗封立子弟所以序骨肉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獨奈何奪之若是輒下有司內如制而禁府吏毋乾沒以病輸賦者蜀王居國富多從其官屬權辜為姦利有所關出茶鹽捕者訟共禁弗予相構甚先生廉得其狀亟法之而令相門弗得奪有司權黔國公私榷酒械繫者則以旱為解先生破其械釋之曰無益旱也大將軍仇鸞以肺腑幸於　天子挾天子寵靈侵兵事先生持之堅鸞銜先生疏請先生視兵塞上幾得當甘

心焉然卒不能有加於先生御史大夫商大節嘗觸鸞鸞中之逮詔獄坐殊死先生上疏訟其寃畧曰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大節訓之一年所稍有緒而為蜚語所中請宥大節弗治除邊通籍以責成功幸甚　天子大怒下詔切責先生閣臣皇恐爲先生請死　天子怒稍解命奪二俸白草番攻石泉掠安縣鹵一提督官先生爲師期將擊之諸大夫言擊之不便先生曰直患賦不贍士不力誠力何可得養寇爲諸大夫發計蜀將亡踰何卿則召卿授方畧已勒習兵申明約束開壁而馳之凡數十戰戰疾擒其

酉五人破寨五十毁碉房四千八百餘俘千五百有
奇馬祿番畔所部副使朱篙奉先生檄討平之夫先
生備折衝之具以東戎師討白草則克討馬祿則克
幾可謂能軍矣顧守南都不得志倭寇非先生過也
余官南都南都士驚且惰不知尺籍伍符先生在事
甫一月非素栟循者倭一旦薄城下其勢誠棘所失
亡亦不甚多即所白處奏征繕凡十疏　天子皆報
可非不知先生先生持大臣體當自劾而嵩相阨之
竟免先生免而倭愈熾先生管職十四凡三黜督學
黜執憲黜本兵黜則以先生守經据古不阿當世所

與語者非諸侯王則大將軍則嬖豎則柄臣計先生所規撫詎云若爾而休亦遂行日易盡三事如稅耳先生歸時年五十五歸二十餘年甚健飯然卒無能用之者語曰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先生願與若伍乎先生貌莊衷寔隱惻生平無詭步無惰容燕居必冠申申如也人曰初見張司馬令人懃然不能去去不能不令人思尋從子姓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先生俸入皆以給之以其貴下人誠門下客至無蚤莫無留門者尤好推轂士即年少官薄或巖穴隱淪先生與游皆引以爲賢於已用一善進之惟恐

後不善其詩亦惟恐傷之先生好書於六經典與贊
章寇式無所〻〻而尤勤著述其屬書摛辭要歸大
雅直攄古今爲藝工嚆矢不獨東人士斐然嚮風即
天下得睹先生醉者莫不以先生爲饞附而成名者
甚衆所著芝園集外集別集銓定國朝文爲文範文
施行於世史丁曰余居鄉從諸大夫游豈不多賢先
生知足以當世取舍而濶達多疏節豈與委瑣齷齪
閈牧等庸乎其閒直爲方非夫卑卑之流至折節下
士有味其言之也猶可得以收天下士心諺云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先生似焉先生嘗謂余士所稱不朽

者惟文章功業以今觀先生身兼數器是先生所自
有之矣

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傳

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卒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例遂江西豐城人嘉靖丙戌進士授行人累官禮部郎中以事忤尚書夏言左遷湖州府同知尋入爲南京禮部郎中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會庚戌虜變召赴闕至則失大學士嚴嵩意罷廢家居久之用薦起提督淮揚軍務平廟一倭寇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召提督京營已復陞南京兵部尚書會病乞歸卒於家遂姿貌瑰偉博學有才諝允長於用兵沉幾秘計往往出人意表故能隨試

[illegible]金鼓十萬以行亂卒其戢定亦此

驕放初南京振武兵變賴遂指麾鎮定之嗣事者控制失宜諸叛卒乃益驁悍無狀幾於決裂比遂往與留樞即寂然就羇馽蓋其戡定之畧如此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郭康介公宗臯墓志銘

于慎行

故大司馬似菴先生郭公以萬曆戊子十一月二日卒於福山之里第兩臺以聞詔贈太子少保遣守臣諭祭者再遣行人往營其葬公諱宗臯字君弼其先江西萬安人國初編田賦兵備倭海上高祖福輝籍登州之福山所因止家焉福輝生榮榮生贈侍郎亨以明經爲邯鄲丞亨生贈侍郎天錫以禮領鄉薦仕至刑部郎中娶于淑人生公公十歲能文長以經術成名舉嘉靖戊子明年己丑成進士改庶吉士尋詔

諸改吉士者皆罷爲進士受官如故公得刑部主事
雅精法家指傳爰書輙中錄因畿内多所平反辛卯
奉命典浙江試所取多知名士察能改兵部兼理清
黄稽核精密宿弊以除改湖廣道監察御史提督京
通等倉癸巳十月夜星隕如雨舉朝莫敢言公獨上
奏請崇易簡寬平之政以敦厚治體培養元氣累疏
千餘言時世廟新失哀冲太子及雲中兵變欲以塞
星異公疏中有云毋以目前拂意之事爲慮而圖之
於遠有詔下御史吏問目前拂意事安所指也公具
以質對　上謂非所宜言廷杖四十復官乙未出按

蘇松四府奉憲綱從事行部乘馬不御肩輿日分當

如是民有質訟皆召入面鞫不委從事吏剌得吏民

過失但為籍記必有據乃行不輕摘發太倉鹽徒爲

盜郡不能制公與蘇州守王公定畫殲其渠魁諭散

餘黨盜遂衰止其時顧文康公柄政公行部至縣以

廪米一斗為餽費文憲公奉召北上道出吳門登舟

一揖而退無所獻遺他皆類此吳中長老至今稱御

史廉平以公為最丁酉按順天四府會廷推保定中

丞某入佐臺政公抗疏論某居無行義不稱綱紀大

臣且知輔臣時子坦病危疏請召用以為佞謅　上

札諭李文康公曰御史劾夔良是但不當及卿耳奪
御史俸罷夔戊戌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備兵鴈門以
外艱歸復除易州徧歷阨塞修築亭障所部無警轉
陝西左叅政分守關西甲辰徵入爲大理少卿尋拜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薊鎮
故少邊寇守備頗弛公計以爲虜勢日張迹且及漁
陽乃條上守邊便宜五事欲遠設探報選調兵馬增
益戍卒預畜芻糧請給火器上以其策爲是時莫能
信也庚戌之變議者思之初公第後與江右士夫修
里閈交後見夏嚴二公得政乃自引避不從里子旅

謁及撫薊鎮密邇京師不通請問琉璃河工成二公出覘又不迎勞二公嗛之會公請修居庸關欲支修邊餘銀爲工料費　上疑有它弊罷公歸里下司農鉤核居一年夏敗守臣乃覆奏所放散具有質佐召公以故官巡撫大同會上谷有警改撫宣府無何晉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大同當兵變後上下務爲姑息衆反不安公第以法御之卽有亂行不少假貸軍中肅然亦無怨聲某年虜二十萬騎寇上谷邊公所遣將斬首虜四十級某年六月虜十萬騎寇雲中邊公所遣將斬首虜二十級以亡失過當不

敢居功上疏自劾并列諸將罪狀時論多之其年九月虜十萬騎寇上谷邊公遣大將陳鳳等以奇兵邀虜而身擐甲冑提輕騎逐之斬首虜二十六級獲首長一人其明年五月虜虜並力再入雲中公所遣將再與戰逐北斬首虜合九十級上功於朝而會大將張達敗死先是虜中數騎潛入盜邊邊尉報狀御史胡公宗憲書事人也會夜飲醉屬達曰將軍可趣擊賊達謂虜有伏兵夜出不利請待旦乃發御史大呼若欲壘吾白饋耶達不得已以二百騎夜出至紅寺堡虜衆大入圍之數重及副將林椿皆死焉二將敗所

去制府二百里公聞其被圍趣發兵往救至則無及
御史上書但為二將請卹而匿其發蹤狀給事中禹
不知也以失事劾公及撫臺陳公耀等俱逮下吏各
一百陳公死杖下而公謫戍陜西靖虜衛掠治困
篤僅與行二百里方蘇至邊僦民屋以居耕牧自給
僅免凍餒部使欲為公葺宇使虜人授餐公為書謝
止焉暇則手錄方書廣施藥餌及進諸生徒質問經
義彬彬稱風居塞上十七年世廟一日札問司馬故
督臣宗臯安在以謫戍對後廷臣部使薦至十餘疏
竟不復召蓋其時分宜在位猶尚以前嗛也隆慶改

元廷臣奉遺詔詔公從戍中起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戎政至則權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道中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會給事中某論公前在遼失事不當錄用下吏部楊襄毅公具知張建等死狀爲上別白之有詔趣公視事而公以年迫七十上疏求罷　上亦念其老許焉家居二十餘年部使及臺諫薦十餘疏奉旨推用者再而公不出矣萬曆戊寅大婚禮成以公年滿八十詔守臣及門存問壬午元子生詔存問如例丁亥以御史大夫吳公時來請詔給廩米輿隸歲以爲常戊子撫臺李公戴等以公年滿

九十聞詔遣行人張廷械奉采幣羊酒稱制存問公上書遣子謝未幾遂卒大臣三遇殊恩故所未有也公爲人剛方嚴重言笑不苟清節絕俗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行軍治官號令精嚴致在必行不爲文具故事宜大三鎮供制府私藏歲若干金公皆斥爲官費令解官收掌司其出入一無所私南京罷歸以秩金買棺二具至淮安登陸顧值不足貸楊總兵二十金歸十餘年無以償楊又不欲負其責復鬻其一具遣人償之家居環堵蕭然不異寒士終無所干於有司即有過而式閭者亦不幾見也天性孝友自爲

兄時侍父母病寢不解帶若成人然及仕官所得祿賜歲用之餘皆進之父母爲家公財與諸弟分產惟弟所需取其備者弟某嘗有疾灼艾意順難之公爲解衣先灼以分其痛在關中時族人有貧者父母死二十年不能葬及公歸先爲葬其父母後置田宅妻室使有家焉友人唐君爲廣東敎職卒於官不能歸葬公馳書所部求其櫬及子孫以歸春秋雖高服禮不懈歲時大節必焚香望拜世穆二廟哀書到出宿郊外朝夕哭臨如禮燕居整飭儀觀不見惰容飲食服御皆有常節出入里門不設車蓋時行田間常有

小兒數十輩隨之氣骨強健善自保攝性甘澹泊於聲色玩好一無所嗜故臨難不懾享有老壽云內政整肅子孫皆布衣芒屩無所紛華家雖不饒而供養甚備朝夕上食䙺哽䙺噎環列左右夜則更臥榻前候其欠伸終不敢離人以徵公訓焉公生弘治己未正月十三日比卒得年九十歲

## 南京兵部尚書方厓趙公天佑墓誌銘

徐 階

公諱天佑字世徵號方厓台之太平人舉嘉靖乙未進士爲鳳陽推官召拜廣東道監察御史遷大理寺丞歷少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副都御史刑部左右侍郎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南京刑部尚書歲乙丑以留都之績上 世宗皇帝若曰茲予能持法任職之臣也進公階資德大夫勳正治正卿贈祖廣德知州崇賢封父相如其官祖妣妣皆贈夫人 明日公謝恩闕下退謂予曰某親老矣願得致其仕歸奉

一日之養子再三慰留之公亦再三言淚涔涔與聲
俱下行至德州遂疏以乞得予告後三年戊辰　今
皇帝用臺諫薦悉召起賢士大夫詔徵公復爲南京
刑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於時諸縉
紳相與私議公之出處或曰公大臣當以國家爲重
其必來或曰公素孝養以親老去今親加老其必不
來已而公再疏乞終養解之者曰公志堅不可回且
公未衰其爲國家用固有日姑聽之以訓世之爲子
者於風化庶有益乎吏部謂然擬如公請詔從之蓋
羣情於公深有冀於將來故聽其歸如此而公以聆

年巳巳正月四月遽得疾卒於是論者咸嘆訝於事之不可知與國家之不幸不獲究公之用然又必曰公於事親其可謂無憾也巳公爲人能介然自守而濟以明敏博大其始爲推官則有聲爲御史按貴州宣慰安萬銓所爲多不法公械其黨指揮張仁李木繫諸獄將遂按銓巡撫劉某納銓賕使爲授甲而爲移文諸司指仁杏之死爲召釁以脅公公笑語人曰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何愛一身哉更遣吏按銓反狀銓知不可撼卽以其日囚服出就理酉陽永順苗相攻殺有司招之不服貴與湖廣鄰也公檄界

上嚴爲之備而奏請合兵勦之二省以寧比還條上
八事曰興學校設哨堡禁侵漁杜騷擾省刑罰備邊
儲均徭役厚流民詔下貴州編諸令甲在臺中疏薦
前都御史浚川王公才節可用且曰明君用才譬則
大匠之用木大匠不以寸朽廢合抱之才明君不以
一眚遺濟世之器詔復以王公爲都御史巳又論時
宰不當私所好引故尚書王堯封周期雍侍郎費寀
三人者相繼罷黜爲侍郎奉命勘伊庶人分宜屬公
寬之公至則盡發庶人所爲僭擬及事之與　祖訓
違者分宜怒甚以明年出公掌南臺及分宜敗而庶

人始服法在南京刑部齊庶人殺其僕以誣儒生陸某某故富家法曹畏勢引嫌莫敢斷公獨毅然出之劾兵馬胡光弼撓其官因請勅吏部歲一考察諸兵馬以儆貪者閹人馬廣坐法當斬或以巨璫意丐公緩死公竟奏棄市有究獄逮繫數年公嘆曰死重辟也法官固知其究不爲白乎遂以疑讞其在告晨夕侍親側竟四年足跡不入城府暇輒讀書如儒生創大宗小宗祠數賙其族之貧者至節衣縮食不少靳鄉先生林恭肅公歿若干年爲請於朝賜葬謚天台夏公鍭以文行稱手校梓其集又卹其孫故公敦素

著於官行謹聞於鄉

南京兵部尚書吳嶽傳

南京兵部尚書吳嶽山東汶上人嘉靖壬辰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歷廬州知府移保定擢山西按察司副使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移疾請告者十餘年起家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尋協理院事吏部左右侍郎南京吏禮兵部尚書以考滿如京師過家病卒時隆慶四年九月訃聞予祭葬如例嶽居官清介而質直簡易有古風士論重之

# 資德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晉菴戴公才墓志銘

余繼登

萬曆丙戌秋前資德大夫南京兵部尚書晉菴戴公卒於家守臣以聞　天子爲悼惜詔太宰予贈宗伯予祭司空予葬於是贈太子少保祭二壇遣官營葬如令甲公諱才字子需別號晉菴其先景州人五世祖曰榮者　文皇帝時徙滄州家焉榮生慶慶生宣宣生臣宣臣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宣配馮臣配蕭俱夫人戴自徙居以來世孝弟力田公生而穎異沉靜始就外傳即端

重如成人年十二試於郡郡守姚江吳公大奇之曰
此公輔器也聲藉藉起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甲辰
成進士授行人己酉擢戶科給事中庚戌之秋虜蹂
闕而入直薄都城大司農出倉卒之軍與請一切加
諸道賦公抗言今畿輔山陝諸郡歲苦虜募兵市馬
甚勞費矣而復議增馬江南諸郡每先期輸納料銀
又豫輸機兵民怏一歲皆目前權宜之計而復議賦
賦是竭澤而漁以重困民也部議竟格不行已巡視
光祿紀覈伏蠹修爲四事上之歲省大官金錢十二
壬子轉吏科右癸丑轉左以內艱歸服闋補工科左

尋陞兵科都公以倭夷猖獗閩廣用兵無虛歲乃疏陳三事曰亟勦滅慎防守馭客兵言言中窾下所司行之公之在諫垣也毋務以膺擊毛舉爲名高然數引當否恥邀和承意久之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公亦無少望循行郡國精心牧政踰年以外艱歸服除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甘肅新中虜無見車騎即羸卒乘亭障者半菽不給公至撫其瘡痍而乳哺之首爲請帑餉墾荒田興水利乃次第簡兵將習擊技飭烽堠虜入輒遭創去而紅柳林鎗草嶺之捷甘鎮向未嘗有也虜既數不利遠塞則以其間建學

明政振發省刑種種具撫甘議中公撫甘五年斬首捕虜數十百人修築墩墻以千百計招拯降口若干奪獲羊馬器械無算而公亦以積勞晉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五郡父老及諸番夷卧轍攀留有謌者誦者感而泣下者肖像而尸祝者於戲此足以知公矣公甫至陝有秋防之役即移鎮原州備芻粮守要害比及瓜期旣撤防奪虜忽入延綏殺總兵郭江執副總兵時鑾以去科臣列失事狀詞連公夫虜所出入定邊互椅諸路非公所轄地言者誤及公不自明也詔公歸就第明年隆慶丁卯公事大白仍以原官巡撫

河南三月入爲大理卿巳巳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
公再爲法官持法平亭所定買休賣休諸律者爲令
庚午八月宣大總鎮臣以諜者言東西虜酋當大舉
人寇京師戒嚴　莊皇帝飭大司馬修戰守具詔諸
鎮發兵待援乃起前都御史帶川劉公守通州提督
援兵而改公戶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督
餉事公言虜勢叵測徵發賁隊請令密雲諸處司計
之臣悉心經畫益廣儲蓄俾應援兵馬在所關支如
取諸寄此與輦輸重而勞負者功相倍也既而虜偵
我有備旋解散去　天子益心重公遂以其年冬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三蒞陝益熟其利弊某帥弱某吏賢亟爲薦之某帥貪殘若選愞不任事某吏墨亟劾罷之某費冗亟節之某餉宜增亟增之某屯田鹽法可以佐軍需者亟議之某路番虜所窺伺亟徹鎮兵防禦之某城隍墩堡可修浚者亟以時繕治之而其大者曰永安堡堡在靖虜之北中衛之南曰裴家川者腴田可萬頃民苦虜不得田作公爲相度地形築墻建堡疏於朝更今名且請以固原守備某督兵營田以苑馬寺少卿兼僉事某移靖虜整飭兵備而泰隴之間屹

然成巨鎮矣會俺酋款關乞貢市　莊皇帝采議臣
言報可而虜吉能者俺酋枝屬也援例以請下公議
公言東西虜各爲雄長授職宜均通貢宜隨俺酋進
入爲便若互市則陝西重鎮既不可招之內地甘肅
番回開市巳久又不宜令强虜混入以滋禍階惟延
寧二鎮頗爲近虜然闌出之禁甚嚴亦不宜因市啟
釁互市第可行之宣大不可槩陝西也有旨切責公
公卒主延寧二市且疏改延綏市於紅山墩門之外
復寧夏清水營舊廠以備不虞乞椿朋馬價以充市
本列卒環市以懾虜心故虜就如冬日而畏如怒震

竟公在事無一譁於市者　天子亦以酬功之典進
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如故兩歲
中又陞俸者一　白金文綺之錫六　今上念公久勞
邊事乃命以原官掌南京都察院事未抵任改南刑
部又改兵部參贊機務公按江防緩急爲飭兵卒部
署方略巡鹽御史某奏改浦子口五衛隸御史節制
公言南畿各衛分列六營以藩蔽根本統領則以內
外守備巡視則以科道其來已久一旦改隸御史使
堂堂六師下同郡伍非建制意也事遂寢蓋公習掌
故持大體時方倚以爲重而公以繼姚劉夫人之憂

歸矣狀言方公爭互市時或諷公第開四市如貢人
裕延賞可立竢公正色曰市之利害籌之熟矣徇下
而誤上便身圖而不計國是有臣如此將焉用之謝
絕其人去公既去鎮喜事者卒開甘肅之市令番夷
交惡為國家生一邊隙蓋十餘年而公之言竟成左
券云嗟夫天下有任事之臣有喜事之臣喜事者幾
圖志饒見利而不見害故嘗試暴施卒之利一而害
百任事者老成持重審較利害每却顧重發故多利
而少害若公者所謂任事者非耶公家居久督撫臺
省交章而推轂公者六七公大都言公經濟長才不

宜久棄林壑而公顧以老無意於世往歲西房內訌
主上屢西顧憂未始不念公言效而公逝矣惜哉
公長身嶽立望者知爲正人君子居常恂恂歛人以
和至當大事決大議則天動星迴而公不可奪也性
至孝居喪柴毀過禮甘恬澹薄嗜慾仕宦四十年自
奉甚約終其身無世俗聲色之好閨門養重無一譁
撓守牧榷亦無尺一走長安道中輿論高之萬曆丙
戌九月日卒距生正德甲戌十一月得年七十有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二終